

法眼山房說書

一之三

法眼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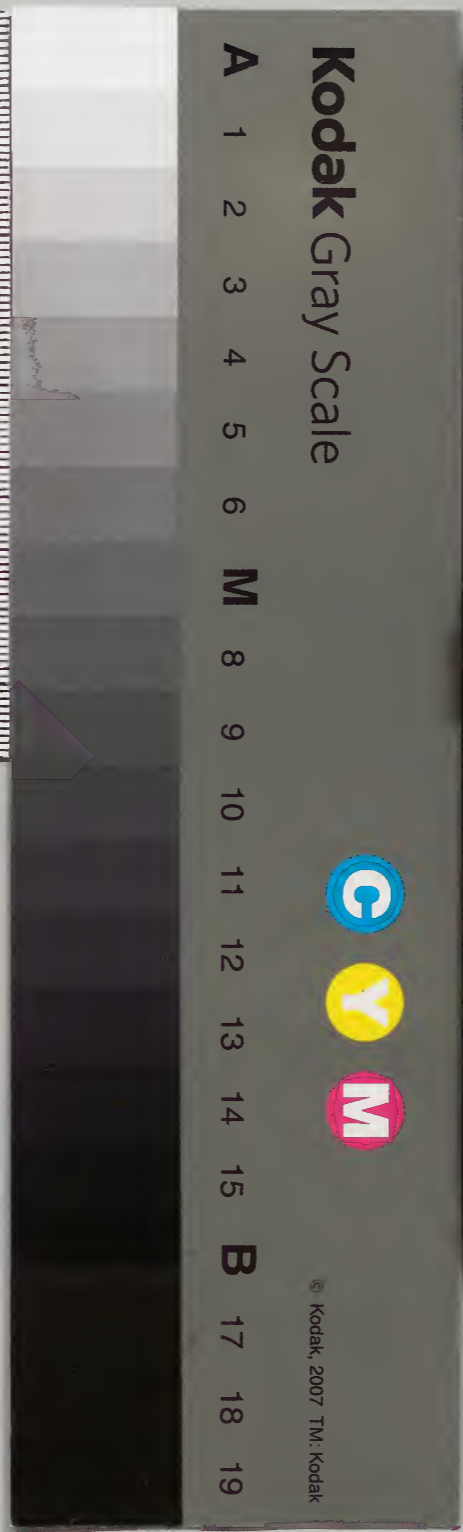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六	一
八	五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八	五	六
函	冊	架	號
冊	架	函	號

四書 八ノ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1
冊數	8 (1)
函號	277 105

277-105



慧眼山房說書卷之一

閩陳慧生先生著

門人

林儒
王臣

鄧希顏

夏之瑚全校

朱衣點

聖經

只看脩身爲本一句便見大學主意大字對本字看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又曰守身守之本也正
與此相印首節三停遞下隱隱歸重明德了梁無知
曰上二句列其事下一句指其竅蓋以明新並提似
分作兩椿渾歸止善便即明即新以明德爲主了不

可如舊說明新分作兩箇至善亦不得如新說單以止善屬明德遺却新民一邊也知止節孔穎達疏云覆說至止善之事緊粘止善句極是定靜安慮正描寫止善光景提出知字以爲關鑰註云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還不如經文定靜安慮四字之員映也看來大學開口至此隱隱歸重明德便是隱隱一脩身爲本了故提一本字爲大學關目是起語非結語也下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等所謂物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所謂事也六先字六後字正是知所先後而始於格致終於治平結以脩身爲本與首節歸重明德遙相應大學之所爲大者本焉而已矣通章只重明明德德曰明知是已羅近溪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有日月也人之心則天也心之有知則日月也以知疏明極是格物以致知正明明德下手工夫由此誠意正心而脩身是謂明明德而爲齊治平之本也到得齊治平則明明德於天下而新民矣經文已自疏得明白時解錯甚且明字新字只好寬說箇模樣工夫還在下文也若止

至善則經文又以定靜安慮疏之。提一知字。衆妙俱呈。卽明卽新。渾淪合一了。非有一樣明德的定靜安慮。又有一樣新民的定靜安慮也。可見至善只是一箇恰好完成的名目。止字亦不得說甚工夫。鄭孩如曰。朱註氣拘物蔽數語。祇是說牯亡人的明明德。不曾說得聖人明明德。此明明德三字。通上下言。克明顧諟緝熙。此聖人之明明德也。

定是止之凝一處。靜是止之澄寂處。安是止之間適處。慮是止之員照處。總是一個止的光景。而得力在一知字。知處便是止處。此蓋格物後。知至地位而誠正。脩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此等固不得分却明新。亦不得如時說。單屬明德。謂此皆心學。無與於人者。夫聖學無偏枯。定靜安三字。妙正在日涉。天下國家之故。而此心不亂。至慮之一字。註謂處事精詳。雖似太外了。要亦明中之晶光。而天下國家之所以待理者也。渾看爲是。本末如根達于葉。終始如尾起于首。本末只一物。終始只一事。重一本字。

不日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把新民。揖入明德之中。德體原如是也。是知治國者。明明德于國。齊家者。明明德于家也。堯典云。光被四表。光屬堯。不屬四表。此明明德屬平天下者。不屬天下。註云。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明德屬天下矣。與本文差些。蔡虛齋曰。明明德于天下。猶言行其道於天下。較得之天下。先國。國先家。只以廣狹遠近爲序。本只在身。無甚差別。觀下治平二傳自見。

傳釋修身在正心。只虛撮身心相關之理。又不曾釋正心在誠意。看來誠意之後。委別無正心之功也。註云。意者心之所發。時說遂云。心該靜動。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動纔有善惡。靜處無可致力。故於初動處防之。如此說。殊欠了中庸未發之中一段學問。故宋儒於此處。欲補一敬字。亦正疑其缺存養工夫也。且心之所發是情了。居業錄云。意者心有專主之謂。管登之有云。意有根有苗。隱然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若意之苗。則發于識。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

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心不隨意爲生。滅意則根心爲動靜。數語遠甚。看來吾人滿心是意。睡時夢時。意根猶在。剔出意字來。是敲骨見髓了。不止是關門防賊了。然則誠意者。誠于其根。非誠于其苗也。故傳以慎獨釋之。慎獨卽是致知。易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箇知字。大明中天。魑魅畢逃。如好色。如惡臭。都是一刀兩段。學問非克伐怨欲不行。就情識上打點彌防瑣碎也。又說甚麼靜存動省乎。

誠原是心之本體。意而曰誠。單就好邊說。正指其最初一念。如易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最初一念。只有吉。那有凶。後人添一凶字來。便有對待。而意落第二念矣。

葛屺瞻曰。知在心。乃性靈之了照。知在意。乃情識之分別。致知根誠意來。宜單就意說。蓋心知未易遽露。而意知當下可提也。夫分別之知。與了照之知。有二乎。使分別而不能了照。則其知煩矣。看來致知。還是用了照之知。姚元素曰。意有兩岐。知惟獨照。極是故。

傳以慎獨代致知。正恐人逐之。分別遂不識。意卽是心。以情識當之。而求誠于意。苗不求誠于意根也。格物之訓。從朱子。則流爲逐物。從陽明。則流爲落空。看來朱子窮理之說。非教人舍却良知。而就物作活計也。物從何格。卽是以知格之。陽明日。意之所在爲物。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然亦何嘗教人屏却見聞。而孤守空空一良知乎。王龍溪曰。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耳。郝子知言有云。明德卽是知。明明德卽是致知。新民之外無明明德。故格物之外無致知。欲明德者在致知。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格物。以致其知也。亦自周旋得好。看來格致之關。可頓可漸。可粗可精。可零可總。只要看一格字。員活。朱註便無病。昔妙喜謂張子韶曰。公知格物。未知物格。所謂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於格處思已過半。

張子韶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

言耳解 卷一 六
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從安祿山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韶聞之，遂大悟。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上下兩節，文勢瀾翻。上節由明德於天下，說到格物。一層推入，一層如深淵取寶，令人胆喪。且格物兩字，何等精實。一洗頑空之弊。下節由物格說到天下平。

一層溜下，一層如順水放船，令人神曠。且物格兩字，何等員融。大掃支離之障，真聖於文者也。

本字對末字看，只是家國天下之本。若心意知等，則括于脩身之中。李見羅謂齊治平，不以身為本，則流于雜伯，誠正格致，不以身為本，則流于頑空。此道學家提宗說話，非大學本旨也。觀下本亂末治句，便見厚薄二句，承本亂來，身不脩，則家不齊。况國與天下乎？看來聖人道理周密，提起家來，亦有意思。觀治平二傳，皆言孝弟慈，則治國平天下，只是處置得天下。

人。孝。弟。慈。無。缺。而。已。天。子。以。孝。弟。慈。起。化。庶。人。以。孝。弟。慈。承。化。分。爲。一。家。合。爲。一。國。與。天。下。則。天。子。庶。人。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於。此。了。然。

傳一釋明明德

三引書只要說皆自明一句。重一皆字。正釋經文在。明明德一箇在字。湯霍林曰。此章不是釋明明德。是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逆遡而上。宛描一皆字血脉。是說現成榜樣。非翻說當日工夫。吳季子曰。周書統

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講錄云。康誥只平平說。太甲較說得密。堯典又說得濶。却似有原有委。有條理。安排得滴水不漏。微玩之。儘堪咀嚼。

初問云。顧諟。是反觀內照。明命是何物。可以反觀內照的。只是內省此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

廣韻云。諝。正也。審也。貼顧字。說亦好。孔安國曰。諝。是也。卽吾斯未能信斯字意。加一。是字。于明命看。更虛活。蘇子瞻曰。以言許人曰諝。則又湯顧命而

許之矣。語氣似拘，却有微理可會。自明自字，猶云本來面目。還他本來面目，無欠無餘之意。如此一自字，明明德之義了然。此傳者善釋經處。

傳二釋新民

極字卽至善至字。用極是止至善。如何用極，却早是明明德了。首節新新不已，正是用極樣子。三王都是用極的。不是至新命而後爲極。但安排箇自新新民新命，又却似有頭有尾。此道理融貫處也。末節是責成後之君子，催人上路，非評往案也。

朱子語類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苟字註訓作誠，是極吃力字眼。愚意苟字有輕輕撥轉之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正妙在快捷也。又字舊說以保任言。吳無障謂學問不長則消，豈有中立之理。還是日進一日較新爽。饒雙峯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機實在我。我之新。

機有息。則彼之新機亦息矣。王觀濤曰：作新民，非民已先新而我作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來。古人言道必稱天。極是有源本學問。天之命我者德而已矣。民猶是也。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天之立君，意正如此。若能搏挽民風，豈不克當天意。故言明明德必言及顧命而言新民，亦自必言及新命。金仁山謂文王新命，只就當日民風日新日異說。如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之謂，不必推到興王上，似太拘。

黃貞父曰：無所不用，猶孟子謂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皆形容徹底之語。

傳三釋止至善

經言知止。傳何以別言敬止。敬字正是知字。故曰緝熙敬止。緝熙者，緝其熙也。是常醒此知意。正頂上文於止。知其所止。句來。下恂慄卽是此箇敬。威儀卽此敬之外現者。敬處便是止處了。便是盛德而至善了。親賢樂利。都是盛德中事。下節正申上節。上節上虛撮其理。而下指言之也。

首節影起止字。細看又有明新之意。邦畿爲民所止。非單指邦畿內之民也。惟皇建極。萬方繫命。如所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豈不是具明新二意。二節詩只言止。孔子却說出知字來。正見止非糊鵲。有知纔有止。無知便不得止了。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若敬止之。文王常醒此知者也。一止而衆妙呈。分爲仁敬孝慈信。合只是一箇敬止。月落萬川。處處皆員也。須知仁敬孝慈信是明德。仁敬孝慈信之所施。便是新民。卽明卽新。渾淪一致了。後之君子。用學脩工夫。完此敬體。正是醒此知體。而親賢樂利。一盛德以貫之。亦不得把明新分作兩項。以兩節分配也。

楊復所曰。於止知其所以止。此提人之語。非贊鳥之詞。因引黃鳥之詩。乃提人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乃借鳥策人。非謂鳥知止。而人反不如也。知字何等學問。乃人所通。微入聖之路。以之許蠢而不靈。偏而不全之鳥。決無是理。

與國人交。如虞芮質成之類。還是交隣。勿看作君民。恐碍爲君句。

林次崖曰。學是理欲。上剖拆得十分細。脩是刮除得十分淨。看來二意相連並進。學脩亦是合一的。若以八條目言之。學修可渾配格致。恂慄可配誠正。威儀可配身修。親賢樂利。又可渾配齊治平也。君子既云後賢後王。則親賢亦宜兼後賢後王。時說親其親。都單就後王說。殊不知孔子之於堯舜。徑云祖述。述可稱祖。則賢獨不可以稱親乎。樂利兩意亦相關。樂者太平之風。利者太平之事也。四其字。都指先王。親賢樂利。早已括在仁敬孝慈信等裏面了。

傳四釋本末

近作釋格致

首一句且丟一邊。無情二句一串趕下。亦宜作歇後語。大畏大字屬君。不屬民。猶言有大手段。恚服他也。且虛說以養末句口氣。知本知字連讀。猶云洞燭化原耳。言孔子此言。正爲知本者言之也。大畏句重看。與君子之慎。獨同一探本之論。

宋潛溪學士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遜齋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

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奚惑焉。

按此章直作格致傳。近說亦然。而分疏多未明朗。惟方先生知不徧物之論最破的。今請演之。見得致知在格物者。非盡天下國家之物而格之也。天下國家之物。豈能盡格得來。多見多聞。竟是舍本逐末了。豈知格物。只是要知這箇本。物格只是會知這箇本。知本便是知至了。疊語接下。以知至承知本。實以知本釋物格也。看來傳者釋經。直是轉法華手。如此傳。只用經文現成一箇本字。于經文格字。多少發明。經文

格字妙。在以物合我。滿地上都是藥草。此傳本字妙。在。以。我。御。物。明。鏡。裏。不。容。纖。塵。若。能。於。心。身。內。之。物。洞。徹。無。疑。則。自。能。於。天。下。國。家。之。物。普。照。立。破。豈。不。直。捷。易。簡。何。至。有。末。學。之。弊。以。窮。理。爲。逐。物。也。世。推。郭。象。註。莊。吾。尤。心。拆。曾。氏。十。傳。

傳五釋格致

朱子作闕文。故有補傳。今依方先生說。則此傳不必補矣。

傳六釋誠意

單提一句所謂誠其意者，不云誠意在致知，又下章不見誠正合傳，看來慎獨卽致知，心廣卽心正，致知正心二義，已並見篇中，蓋心意知三字，同條共貫，外却意而言心，則心爲槁木矣。以意言心，精于心者也。外却知而言意，則意爲飛塵矣。以知言意，精于意者也。荀子有言，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朱子解曰，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的，不由自家使的，使之則謀，這都是好底心，由自家使的，馮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卽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若論此章獨字，正是使之則謀的，炯炯有知，豈不是謀的，由自家使，豈不是獨的。慎獨便意誠，義微矣。開口毋自欺三字，大意已了了。欺字藏一知字，正照獨字看。慎獨卽是無自欺。上槩論箇規矩，下責成之也。知至後，怎麼有欺。如何時說都謂自欺其知，看來自欺的人，總是不曾致知的。或曰如此則該云自昧，何言自欺。荅曰，大學所謂知，卽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知，此箇知字，如何着得欺與不欺。

今此自欺的人。要說他不知。便罔昧可憐了。不足怪了。何得坐以欺字罪案。要說他知。又豈有胸中了了。一向糊行之理。若說他半知半不知。則此知全不得力。亦算得甚麼知字也。看來一知一欺。毫釐千里。決不涉入自欺。云者欺。其未致之知。非欺。其已致之知。也。欺。其本來不容斷滅之知。非欺。其格致後大事了畢之知也。本不曾知。故有欺病。本來有知。故謂自欺。本來之知。正是獨知。遇色知好。遇臭知惡。何等直捷爽快。指點極親切。在小人則厭然一念。正是本來之知。發不及覺。與乍見入井一般。所謂獨也。向使小人出其機智。與君子並驅。則是非必且互指。無論外面爭鬧。渠胸中亦實見得是。而以君子爲不然也。無論小人。君子亦有然者。何則。此皆情識上分別之知。非獨知也。情識之知。分別混淆。獨體之知。靈光了照。涉于情識。君子有自欺之時。逼出靈光。小人無自欺之地。傳以慎獨。代致知。精言知哉。

鄭孩如曰。知貫乎前後。無論真妄。已分未分。而知皆在焉。而茲之所慎。乃在於最初一念。猶太極之未判。

也。獨者一。而無對之稱。於此不慎。俄而分途。則有惡以爲之對。一者判矣。故遂有下文小人之事。

惟獨中小人不得自欺。故曰誠於中。形於外。此二語

宛描一箇獨字面目。厭然一念。正是誠處。予所謂本

來之知。不容斷滅者。此也。所謂自欺。其知正欺。此知

此知一提。自欺不得。欺人亦不得矣。即誠即形。都是

心靈變現。語獨至此。直令鬼哭神號。不徒是揭小人

以爲戒。指視節。近說承慎獨說下。指箇慎底光景。接下潤身

去亦直捷。若依舊說。亦宜作咏嘆咨嗟。以發人當慎

之意。切勿再把誠形來實實填塞了也。

說出心廣體胖。便把正脩田地都括盡了。可見意誠

便心正身脩了。故以德字與之。下文心之未正。身之

未脩。總是意之未誠耳。饒氏曰。下二章第言心不正

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

故也。

抽出好惡兩關。直到平天下處。都是這箇好惡。最宜

着眼。

傳七釋正心修身

忿懣等字甚煩重都是不好字目有所二字只觀貼之詞時說重發所字謬甚身有之身亦不宜改作心這等都是從軀殼起念的不從空明流出故有此病心不在焉卽頂不正說下不在者不在正處如云緣邊走也不見不聞不知味全身顛倒了如何得脩身心之相關如此

饒雙峰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許白雲曰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

袁七澤曰有所是執有不在是落空蓋兩路逼除妄窮而真自現如楞嚴徵心一般李卓吾亦謂此乃明心圖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附以備見

傳八釋脩身齊家

親愛等件只是好惡兩字不知惡不知美只就現前說不是後來改換了而我之好惡執着不化也好惡乃身之行于家者不脩不齊渾淪自見知字最重能

致知便無此等辟矣。

以上二章都是借個常情以描寫心與身身與家相關之意。不是誠意後反有忿慥等情及好惡等辟也。舊說爲誠意後作周旋都要說得極微極細。求工反拙。痴人前固不可說夢。

傳九釋齊家治國

此章頭緒無多說者自作葛藤。只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二句大意了。先須把事君事長使衆一層意放在一邊勿把來攪纏便迎刃節解也。所言事使者

欲令國治當令事使之間各得其宜。而要不外孝弟慈得之。見得治國君子只消教民以孝弟慈。此孝弟慈是根心的。不學而能一觸俱動興則俱興了。心誠求數語正是指點出真心以爲聯屬家國之血脈。非爲事君等句作註脚也。此節最宜着眼見得孝弟慈是吾人真心我一家有此孝弟慈一國亦同有此孝弟慈只怕我自家先有未盡而徒求人非人便把此真心都埋沒了。何也。從好不從令民情類然也。引三詩咏嘆而結以足法民法着父子兄弟四字孝弟慈

之教。本身可知矣。

從來說此章書有三個犯手。孝者三句。分明是列教之目。言孝者所以事君。君子欲教人事君。只消教人以孝便了。弟慈做此。本自明白。而今徒云家國一理。含糊不朗。反無以安頓事。使一層意。一犯手也。康誥節引如保赤子一句。下面只說保赤子了。以明慈之不待學而能。例看孝弟之不待學而能。見是根心之物。一呼立應。以起下與仁與讓之意。如保如字。本不曾執着。以發議論。而今反爲此字粘帶。把使衆來纏。

又把事君事長再來纏。二犯手也。至末三引詩。二關一闕。歸結在其爲父子兄弟二句。只還他孝弟慈而今於桃天一詩。添出夫婦一意。豈知宜家只泛說。引詩只槩說箇大意。能必件件擬合耶。三犯手也。去此三犯手。一路坦然矣。又章內字眼頗多。總不外孝弟慈三字。把來融會對照。好友都括盡。如仁是孝弟慈之藹然處。讓是孝弟慈之秩然處。以兩字括。曰仁曰讓。以一字括。又直曰仁。無許多枝葉也。脩身以上都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故。括

出教字。其家不可教。無可爲教家之具也。含身不脩。意孝者所以事君。直是卽孝卽忠。當念具足。非移孝作忠之說。弟慈亦然。心誠求誠字。是真心自然不容已處。不是用力字。一家仁讓。所謂其家可教也。含身修意。但不要于頭上安頭。帥天下如將帥之帥。改作率字。不如本字端重。其儀不忒。下卽以法字頂之。卽作法字看。詩云儀式刑。皆法也。

時說如心爲恕。解甚沾滯。看來恕字。只是不責人之意。聖賢學問。都是反求之已。見自己不是處多。見別人不是處少。故能自脩無缺。而和氣薰蒸。潛移默奪。喻人於不知也。有後求無後非。卽先難後獲。敬事後食。之後。只管自有自無。不分心於求人非人也。若謂因欲求非。而先用功。於有無大似以善服人。人便不心服了。若謂已有已無矣。我如是。都要強人如是。大似衣輕煖。而責人之寒。食梁肉。而責人之飢。多見其不相諒也。有此二見。便不是恕。便與人多格碍。去此二見。纔海濶。天空。楊復所先生言之甚悉。最宜熟玩。楊復所曰。有諸已二句。乃君子心口自相語。如此言。

必有諸已而後可求諸人。不然何以求人。必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不然何以非人。蓋只求有諸已無諸已。非真欲求諸人。非諸人也。所以下文曰藏乎身。不然有諸已而真去求人。無諸已而真去非人。露亦極矣。刻亦極矣。何以爲藏。何以爲恕也哉。

傳十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文勢如流水行雲。原無段落。中間三言得失。乃做策之詞。不得執爲分截。用人理財二意。亦牽連注人無端。只要識箇大意可矣。首言絜矩。是平天下的

作用。責實在好民好。惡民惡二句。不外下理財用人之意。然其源頭。則在慎德。故喝出先慎德來。中間自有財說到去。媚嫉若斷。若續。蛛絲馬跡。隱隱可會。正不得把理財用人。截斷兩處也。末言忠信。則能慎德。後事。慎德卽慎獨。忠信卽意誠。慎德而忠信。卽慎獨。而意誠也。看來慎德。還高忠信一層。忠信又高絜矩一層。本傳於此二大意。皆着力提喝。叮嚀君子。而慎德着一先字。正此章大頭腦。但提出慎德作主。大意了然矣。生財以下。說出去聚歛來。把理財用人。攪作

一團了。人皆知之。皆言之矣。平天下只是要平個財。生財正是散財。無二層意。不專于已而與民同之。卽此是散。卽此是生。中間許多處。置。摠。爲。孝。弟。慈。的。物。料。處。置。也。不。然。仰。事。俯。育。用。箇。甚。麼。故。用。人。與。理。財。不。對。須。云。用。人。以。理。財。又。須。知。媚。嫉。與。聚。歛。臣。總。是。一。箇。人。本。文。上。明。說。使。爲。國。家。豈。不。是。柄。國。重。臣。了。這。樣。的。人。最。是。有。些。伎。倆。最。是。會。妬。忌。如。王。安。石。呂。惠。卿。等。做。出。青。苗。手。實。便。壞。却。多。少。正。人。君。子。則。媚。嫉。與。聚。歛。臣。之。合。爲。一。人。可。知。矣。

今且將絜矩慎德忠信三大意。槩作三大段。自上老節至殷之未喪師節。作一大段。本文喲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以下都說絜矩了。首提興孝興弟。不倍三句。見得孝弟慈人心同然。當有以處之。使遂其欲。故貴絜之以矩。絜字有處置在內。不是空空一比勘的。上下前後左右六箇位。分明畫出一絜矩圖。要活看。單言惡者。去惡則好全也。以下去媚嫉。去聚歛。都是用惡以成好。故以好民好。惡民惡言之。責以父

母。惕。以。具。瞻。而。聳。言。峻。命。之。得。失。煞。甚。精。微。有。國。者。奈何不慎。

自先慎乎德節。至災必逮夫身節。作一大段。本文喝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都從慎德說去。慎字承上不可不慎來。慎之於與民好惡猶後也。慎之於德故曰先。正從獨處慎之所言有人。亦承得衆來。言有土。亦承得國來。聖賢道理融貫。遂順口溜出。有財有用。來開下文許多說話。此上下相生文法也。至楚書二節。亦是雙挑。又法上結務德不務財之意。下開用

人之端。遂接以秦誓。而致意于去媚嫉。一派說話。過接甚奇。若細細推勘。則惟善爲寶句。已是明說用人了。只仁親一語。無下落。然從來援引。亦只槩說箇大意。不必擬定下落也。且下文言子孫黎民之利。于寶字極相關。于仁親意亦相照。時說謂楚書二節。結上理財。秦誓以下。說用人。遂破碎不貫矣。

吳草廬曰。絜矩大學終事也。其始必有事焉。乾離之合爲同人。用離則明而不蔽。體乾則公而不私。用離者致知格物。體乾者誠意正心。于先慎乎德。甚有發

明。人土財用都是君子現成的。所言有者。保守勿失之意。本末兩字。舊作兩開看。本謂本計。末謂末務。葛屺瞻直作德者財之本。財者德之末。看出一脈相生極是。蓋平天下。只仗箇財。如何把作末務輕他。高中玄曰。爭民施奪。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下文遂從民散說到悖出。疊相承于兩是。故字有理會。勝註。斷斷休休。總是天清日霽。波恬浪靜之意。一直看下。

葛屺瞻曰。斷斷斬截也。不見一毫沾滯。休休閒適也。不見一念煩擾。較渾融。繆當時曰。斷斷是兩決意。休休是和柔意。剛柔不偏相道也。亦不妨。如有容。實能容。反覆描寫。只是一意。而文法則上呼下應。實字重看。與下實不能容。皆刻骨之談。放流媚嫉。纔能容得有技。便培植許多人才。而子孫黎民。僉受其福。豈不是能愛人了。相以能容。成能保。君以能惡。成能愛。中國之內。斷不可使媚嫉居之。以貽害於此土也。如此愛惡。正體民情行之。若見賢而

不舉不先。見不善而不退不遠。便是好惡拂人之性。一直說下。非有兩層。

命訓爲慢。近直作命字看。屬賢人身上說。所謂嘆我生之不辰。哀朕時之不當也。不責君而慨賢人。忒甚。悽惋。但下過字。又屬君說。覺兩邊不相照。看來君相造命不言命。雖賢才用舍。關國家理亂氣數。要爲君者能自作主。便不被氣數顛倒了。命字與過字。總是一味顛倒。不能自作主張之意。

只看好惡拂人性一語。便見是驕泰的人了。好民好惡民惡。豈是驕泰的能得。上文辟則爲天下僂。正是這箇人。看來此段拈出好惡兩字。上關着絜矩。下關着忠信。一片渾成文字。都從這裏點眼。

自君子有大道。節到末節。作一大段。本文喝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以下都從忠信說去。能忠信便能絜矩。一味真懇。便與民痛癢相關了。其實根能慎德來。細看此段。正申慎德前段之意。蓋言慎德。便含忠信。在內言有財。便含生財。在內言去媚嫉。便含去聚歛。在內。但上段說得寬大。下段說得嚴密。

下段卽上段的註疏也。

吳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爲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旣闢聚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污吏。浚民以自殖也。知正大道。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

財恒足。或言君足。或言民足。大似一家人。自分汝我。以財發身。把財來發身也。正指上生財說。不是丟却財。以身發財。則將身徇財矣。便是丟却身了。

終事。舊泛指君之事。近謂輸將之事。勤向財上去。又謂始輸之。終守之。是箇終事。作引起末句。一直看亦好。

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正申上此謂國二句之意。上虛下實。勿拆作兩樣看。

細看齊治治平二傳。都歸重主德上。齊治合傳。言身

處則家在其中。言家處則皆根身說來。總是修身爲本也。然猶可尋家國相關語意。至此章治平絕不見分拆。統籠歸一。慎德一章之內。上自明德。下及新民。全經括盡。而實際在用人理財二意。又不是空踈浮泛。大頭巾套談。中間或言國。或言天下。矢口成文。初無定執。最是聖賢道理充溢處。若後人釋經。便件件區分。毫不敢涉入矣。且如此章要拘定釋平天下在治國。縱釋得十分開拆。其如脩身爲本。何參之。

說書卷之一 終

慧眼山房說書卷之二

閩陳慧生先生著

門人

王臣 林儒

鄧希顏 朱衣點

全按

天命章

通章只勘天命二字得破。便于脩道處了了。命如命。脈之命。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命絕好註疏也。其在於人爲獨不睹不聞之中。莫見莫顯存焉。昭昭靈靈。却不落昏沉。又不落掉舉。這箇去處。正是命之不已處。這箇正是人之真性。王陽明日。不睹不聞。

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懼亦是本體。可見卽脩卽率。不會于性上加些子也。中和則慎獨後境地。乃旣脩之完養。而教之所以行也。位育正是教。這箇教字。包政教等件在內。如所云裁成輔相焉耳。不徒是教人一事。教不外脩。成已成物。原是合下一套學問。非盡性而至命。孰與于斯。

若槩說性。則有許多襍揉。如孟子所云聲色安佚之性。與宋儒所云氣質之性。這等如何率得。今直指命言性。便是至精至粹的。故從此率去。便是道。看來氣質之性。與聲色等之性。亦原于天然。此特天之游氣。而非天之醇氣也。天向一中分造化。定有個真去處。這箇名爲天命。言天不言命。不正。言性不言天命。亦不清也。論吾人性中之命。除却獨知全無。是處終日播弄精覓。無論逐邪趨妄。就使都在名理上打點。亦是睹聞邊事。與天命沒交涉。子思子拈出天命來。示人修道之方。其于性學微矣。

脩與率非兩件。率是本體。脩是工夫。率是工夫中本體。脩是本體中工夫。於天命上不增一毫。是率。於天

慧明解 卷二
命上不減一毫。便是修了。下慎獨。正是脩教字。直指位育方完得盡性內事。舊說于脩道處差些。新說將教字改作學字看。却又隘也。

不可離兩節。下節申上節之意。獨卽不睹不聞。慎卽戒慎恐懼。莫見莫顯。二句卽不可離註疏也。此不可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所在單單一點良知。更無絲毫夾襍。超聲絕色。睹聞雙泯。故謂之獨。看來自家良知。果是昭晰。這點念頭過不去處。何等隱微。何等見顯。豈不是自然的戒慎恐懼了本體工夫。一齊俱到。余故謂之性中之命。而率于此率。卽脩于此修也。

所不覩。不必說合眼。卽睹而所不睹者。自在。所不聞。不必說掩耳。卽聞而所不聞者。自在。二所字極妙。自性體言。非自時境言。古德云。竹影掃階塵不起。月輪穿海水無痕。

論性初本是中和的。只爲世人不會慎獨。便把這中和打壞了。無論發處不能中節。就使未發。亦如病瘡的一般。症候未來。却早病根隱隱也。惟慎獨後纔有。

中和緊粘慎獨說下爲是。大本二句爲下位育張本。天下兩字卽天地萬物也。中爲大本併包天地萬物之本也。和爲達道。閔通天地萬物之道也。故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了。自是寔理寔事。不要懸空說向心上去。且語氣承接甚明。致字亦不必另擡。功已在慎獨處也。

拈出喜怒哀樂四個字。是談性實際處。猶大學誠意章之言好惡也。大學言出好惡便連治平都貫得去。此章言出喜怒哀樂便連位育都捫得來。不則慎獨爲空玄矣。已發未發朱子原有兩說。以已未發爲二者。註說也。一說未發卽在已發之中。所云時發而未嘗發。猶睹聞之卽不睹聞也。看來兩說俱可。識得性體之已未發非二。則時境之已未發有二。雖分寔合。何妨也乎哉。

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其間初無須刻停息。然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

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于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地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日用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按此章只重慎獨卽大學之慎獨也俱就歷歷孤明諸緣不對一點良知而言舊泥大學一意字遂把獨字爲意中端倪併以此章獨字爲靜中之動對上不睹不聞作兩椿遂有靜存動省之言也然則大學果欠一戒懼工夫乎先輩以慎獨申戒懼當矣但須知不睹聞非昏默本文上明說莫見莫顯了與大學之言知何異也管登之曰大學以慎獨言誠意正恐人求誠意于正心之外必落于幾後而好惡難反其真如此看來與不睹聞又何異也葛屺瞻有心知意知之說前已辨之二書獨字斷作心知看意知之知于獨知差一層矣

君子中庸章

此章口氣甚明，但不要添捏。上說小人反中庸，下說
小人之中庸也，正為小人混于中庸，故用反字別之。
則小人之中庸句，不必復添一反字矣。本文君子而
時中正言，君子是時中的，小人而無忌憚，正言小人
是無忌憚的。兩而字何等直截。如何添出君子之德。
小人之心來，并着一又字，作兩層也。高中玄曰：除却
無忌憚，何以為小人之心，足破其惑矣。又時中時字，
正與無忌憚對照。隨時取中，正是戒慎恐懼處。今云
時中上一層，還有戒懼之功，不免頭上安頭，是以時
中為事境，而不知事境之即心境也。豈知慎獨工夫，
無寂感，無動靜，即已發而未發在，即睹聞而不睹聞，
存隨時取中，都是良知做主，才情意識都用不着。觀
變度務，豈容一毫私意參于其間。如唐虞揖讓，湯武
征誅，作用不同，歸于恰當，有何奇特處。這個時處，極
是庸處，故以時中疏中庸，拆理甚精。寔揭出君子一
段忌憚的心，把與小人看，不啻轟雷頂門一震也。順
本文看去，大意便得。

中庸其至章

沈無回曰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氣小頓轉眼當世不勝感慨故曰民鮮能久矣看來夫子此語一片婆心久矣二字嘆人鮮能正醒人能也。

道之不行章

此章卽上章註疏合智愚賢不肖幾樣人都是錯的故曰鮮能其實非鮮能也鮮知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

仁智之見同于百姓之不知知豈易言哉或曰既日用矣而何以不知哉答曰中庸言率性之道必先指出天命之性來正恐人悞認率性而以一種情識當之逞着惺惺胡亂做去幾何不迷昧一生也故非有慎獨之功不可以言率性非有知味之學不可以言飲食慎獨之功知味之學也莫見莫顯獨之爲知也至矣纔接得天命而無悞於率性此知一蔽千錯萬錯所以明行兩字都括在此知一字之中後人把知行分作兩項猶未夢見此知在烏識明行合一之旨

書解 卷二
不明便不行了。不行便不明了。故以智愚屬不行邊。以賢不肖屬不明邊。交互說去。正是明行合一也。時說由不明故不行。由不行故不明。着一轉便差了些。且賢智之過。總是見不到耳。故摠謂之不知味。註中不足知不足行之說。不可從。又末節註中察字亦替不得知字。

末節只就上節意。咏嘆一番。無限提醒在。莫不飲食一句。釋云貧迷衣領珠亦此意也。大率是寓言之體。與風人遣興相似。冷冷活活。徑將道字抹殺。亦可有謂飲食卽道者。粘帶可憎。有謂以飲食喻道者。亦比擬可厭矣。

道其不行章

其字夫字。卽慨嘆。卽提醒。

舜其大知章

此章以中字作主。稱大智。還就用中上見。問察隱揚。總是用中內事。約之只是一個擇字。撇下情識。虛心觀理。極豁達處。正其極精細處。以其于中恰合。故謂大智。不自用之說。非正旨。

問察須看一好字。程子曰：造道既深，雖聞常人言語，淺近事，莫非義理是也。隱惡揚善，如向陽之木自長，背陽之木自消。舜何容心焉？又須知隱字不是隱藏，洪爐點雪，與俱化矣。并那些亦無停泊處。鄭孩如曰：惡字亦不是悖謬不善之言。如物有美惡之惡，蓋其粗糲而不入精粹者，兩端者不一之謂，是個虛負處。執一便板，執兩纔活。這等都是極善的。但事理萬變，全靠着一邊不得也。卽孔子之所謂時，孟子之所謂權也。執字如云提得起，放得下，操縱自如，非可以量度言也。用其中于民，亦不可云用民之中。這中還是舜作主，如善與人同，亦是舜之善與人同也。故曰用其中，但出于民心之同，而非一人之私。如鏡納影，有大抵合處，如丹點鉄，有大冶化處，故曰用其中于民。譚子有言：謂水之涵天也，不知實天之涵水也。水涵天，是民境地。天涵水，是舜境地。卽此用中句意也。其斯以爲舜句口氣。自上文拖下，不要回轉。又不可添出大智。以上都是說大智了。此句只虛活咏嘆，有揭作人榜樣意。

看來中庸言致中則致之於獨此言用中則用之於民非有兩意中原是庸的一人之中天下人之中也吾人心量本自包裹得來貫串得去且如一件事審到恰好處何我何人何聖何愚只有向恰好處做而已豈不是心量如此渾同的一有意識便分畛域便據不能舍距不能從了如何做得恰好則心量周而意量局也故心知與意知有辨在心了照獨中無邊際之知也在意分別則獨後落一層之知也舜之大智正用着獨知而致中用中又不必以體用言之矣

人皆曰予智章

朱註以上段况下段近作兩開看上是不能擇下是不能守上是索隱行怪的下是半途而廢的亦有理但依朱註以上段畧獲陷阱照下段擇不能守映發極有趣見得中庸以外都是坑塹這個人錯脚在那裏去了哀之醒之俱在言外

病痛俱在予智上所謂意見用事也誰驅誰納正予智驅之納之也擇不能守不是守不得牢還是擇不得精總之意見用事彼所謂擇卽彼所謂智耳然則

何以亦謂之中庸也。曰此正天命流行不已處。闡提佛性靈根不斷也。又且海濶魚躍。天空鳥飛。中庸如彼其大也。何却一予智者乎。

回之爲人章

說出爲人二字。便是中庸真種子。這個人字。直根着天命之謂性說來。這個爲字。便合着率性之謂教。修道之謂教說來。語畧意詳。字法神品也。擇字對下一字看。擇非合理欲而擇之也。毫釐之辨。正在天理中。同原異派處。分別出來。蓋去其不一。以歸于一也。一

如惟精惟一之一。是此善大統會處。不是零碎工夫。看來語善到此。便是模着繼之者善了。把爲人的命根都拿住了。下拳拳服膺。不得說甚吃力。服字卽作依乎中庸。依字看得力工夫。早已在擇處也。

天下國家章

以上三件形容出下一件極妙。上三件。是得樹攀枝的。依傍得來。下一件。是懸崖撒手的。湊泊不上。上下須對照。不要截斷。又須知不可能。是說中庸之妙。非說其難以難阻人。非聖人意也。

子路問強章

只要看一而字。而者對我之稱。即我之轉名也。這個而字。是直從天命說來。欲其探討本來面目。添出所當強當字。便錯矣。天命之謂性。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不剛不柔。有何南北風氣之累。其落于南北者。習重而性微也。故偏剛偏柔。風氣圍之。宋儒謂學以變化氣質為先。立言亦妙。然不如此章一個而字。探討本來之為徹也。

通章重中和兩字。下兩不變。都跟中和說下。

寬柔以教。謂以寬柔立個教門。猶佛家所謂法門也。居字根方字來。總是圍于方之意。

先從南方說起。又云君子居之。與北之強者居之。下字亦有高低。所謂高明柔克。隱隱子路下針。

中和即天命章之中和。時說謂中字帶一立字。便不是未發之中。看來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下言立天下之大本。則以立字襯中字。儘有微理可會。袁七澤曰。和者已發易流。今不流而還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處。君子安住其

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說流字立字倚字甚負爽可從。

袁了凡曰。易言雷雨之動滿盈。水在雷上。雨意塞于天地之間。雨一作則。塞意亡矣。君子之經綸。取象於此。精神一點漏洩。則塞意亡矣。故以不變塞為難。按宋詩有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若無。寂若二字。塞意始終未嘗亡也。正可作塞字註疏。吳因之亦云。塞者務內之學。即首章之不睹聞。末章之闔然

意。若徒云不為富貴利達所移。則南之以忍勝人。北之視歿如歸。彼豈以富貴易其心者哉。無道不變。於不變內。着不得些子。吳因之曰。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聖人之遇磨涅也。有不磷而已矣。未嘗磨而益堅也。有不淄而已矣。未嘗涅而益白也。不磷不淄。所謂不變者也。益堅益白。則動於氣矣。如此看。纔可抹倒南北之強。當國無道。橫政所出。橫民所止。無一處一事。不可以激吾之意氣。一為所激。便較平日愈加慷慨。愈加挺持。東

漢顧厨俊及之禍可鑒也。聖人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可謂至死不變者。非中和之養。其孰能之。

索隱行怪章

李卓吾曰：此章是中庸圖。吳無障亦云：通章只形容得一中字。首兩節兩吾字活帶。特借自己以發明中道。不是自叙口氣。方文伯曰：吾弗為之矣。不重在表已之不為。只是說這個決不可為。吾弗能已矣。不重在表已之不巳。只是說這個真机。自有住手不得處。一不當為。一不能已。便有一個依的境地。隱隱與末

節相關。豈不是安排箇中庸圖了。末節末句神情甚遠。索須理會。梁無知曰：聖者與聖人不同。聖人有定屬之名。聖者無定屬之名。亦在人為之耳。蓋就上君子而直指之。分明有自勉勉人之意。非退託不敢任也。與上文不為不已處同一婆心。細玩之自見。隱怪處說有述。中庸處說遜世不見知。則半途之廢的的為名心所使也。此學問中第一病痛。中庸鮮能正坐此故。說到此將不明不行的病根刮骨刮髓。說盡矣。

遜世與避世不同。避在世外。遜在世中。中庸之理。那一毫不與世人相入。而世人業重障深。當面錯過。反若中庸遜之者。然世自迷衣領之珠。故使中庸懷被。褶之玉。若論究竟。統同則跡。睽而性合也。管登之曰。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于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于一世。不悔之意。蓋如此。若認作掉頭撒手。並不顧人。便是異學了。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書說者皆知重一費字。及問其何以爲費。則曰。滿天地間都是道。如莊子所云。瓦礫溲溺。是道一般。如此看來。大似撒沙。又曰。與知與能是費。不知不能。見道大于聖人。亦是費。天地有憾。見道大于天地。都是費。是則費矣。但問中庸原爲隱怪下針。如何說出。聖人不知能來。爲渠推波助瀾。則又曰。聖人不知能。正聖人不爲隱怪處。然則聖人知能之外。必皆非正理。如何把來說費。既把來說費。則聖人所不知能。亦必是皆正理也。如何聖人於正理上。反有逗漏。無惑乎隱怪之紛紛矣。朱子曰。聖人不知能。都是無緊要。

的無緊要三字反說得不鄭重了。然則至字亦是無緊要的了。子思子此言反汗漫葛藤了也。且天地不盡道之說亦甚糊鶻。道原於天。如何子勝其母。須知有憾。正是天地之大處。所謂不與聖人同憂者也。使天地一一無憾。何消君子主持。三界惟心。正於有憾處。顯出君子大手段。此章首句提出君子之道來。便宜句句貼着君子身上說。中間敷衍許多。到末節結穴。只是造端夫婦與夫。察乎天地數語而已。約而言之。只是說君子之道。基于與知與能而極于不知不能也。何也。此不知不能。正所以補天地之憾。而察乎天地。處子思子明言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至即不知不能之至。此天地即有憾之天地。此察即上下之察。是子思子明以聖人不知能為察乎天地而補天地之憾也。蓋自天地有憾。而鑿與知與能之良者。燭亂固多。守與知與能之樸者。補救亦少。君子之道。須是基于一與知與能。而極于不知不能。纔能建立乾坤。而參贊化育。愚嘗循覽古今。數大聖人顯化。真個有所不知不能。世人見短。反為他迴護遮掩。豈知聖人

顯化正在彼。知不能之中。或机緣未到。每留餘以啓新。或德業偶專。偏擅長而盡。我知不能處。卽在所。知所能處。任天而動。應節而行。活潑潑地。與鳶飛魚躍一般如此。知不能。非察乎天地而何。蓋其至自如此。而要自與知與能者及之。不得判作兩層。此君子之道。所爲費也。細玩本文當自得。

何謂費。答曰。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是已。何謂端。造乎夫婦。答曰。與知與能是已。何謂至察乎天地。答曰。及其至。而聖人知不能。天地猶有憾是已。天地憾矣。聖人不知能矣。這等不周不全。何謂察。答曰。天地之憾。正以逼露出聖人的知能。聖人之知不能。正以洗發出天地的憾。今但合數聖人而觀。則此之所知能。必且或爲彼之所不知不能。余故謂機緣之未到。與德業之偶專者。此也。這等天地便不無憾了。而要之。此數聖人皆君子也。則其知不能。皆君子之道之所至也。動而愈出。變故不窮。憾正在此。察卽在此。譬如人家。果使父兄做得完成。子弟便消優游坐食了。成甚家道。惟手眼各出。機軸互異。就不知不

能處相摩相盪。纔不是混帳的天地。故上曰及其至也。聖人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下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上下比勘了然矣。且子思子指出察字來。天機奕奕。現前具足。故以飛躍言之。飛躍處便是道。聖人之不知能。正聖人之與鳶俱飛。與魚俱躍也。鳶不能躍。魚不能飛。而道之察處。不曾減于聖人。何疑哉。費如費用之費。謂之隱者。所以贊費之妙也。袁了凡曰。使費而可見。則費有窮時矣。隱只贊費。非費之中別有隱也。觀下文單單一個察字可見。耿天臺曰。鳶。

飛魚躍。卽吾與知與能者。察于上下也。余亦曰。鳶飛魚躍。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察于上下也。微此一個察字。將聖人之所不知不能的。真個是隱隱怪怪的了。真個是没緊要的了。如此說費。全不中用也。費字全仗察字疏明。察故莫載。滿目天機。有何邊圍。察故莫破。滿目天機。有何滲漏。瓊枝寸寸是寶。旃檀片片是香。以此思費過半矣。兩可以字。兩亦有字。一猶字。都要看得負活。正是形容道之費處。而括以兩言。曰語大語小。正語費也。大

小亦模擬之詞。總是說道之費。無邊圍。無滲漏耳。復括以一言曰察。說到察字。把與知與能極混沌的都說得活活靈動。把不能極神奇的都說得昭昭現前。當下卽是直指皆真。又不必設爲道外道中。而以莫載莫破言之矣。末節造端數語。判決直捷。造端句。不消贅解了。察乎天地一句。收得上文滴水不漏。意負語負。可謂芥子納須彌者也。

首云君子之道。末云君子之道。中提故君子三字。宜作逗點斷句。讀下語大語小。猶云就其大者小者。而語之耳。非君子自語也。與下言其上下察言字一般。孔穎達疏云。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此說與今時異。然于位育之理有合。且說出聖人之德來。亦可爲不知不能處轉一解也。

說端說至全體俱備了。中間及字。最宜着眼。董日鑄曰。夫婦日用而不知。君子知之而與夫婦同其日用。故在夫婦只是端。而在君子便是至。又曰。知夫婦之

與知卽聖人之所不知知夫婦之與能卽聖人之所不能此君子之卽端卽至也于及字較有理會參之

道不遠人章

開口說個道不遠人便自疏以忠恕違道不遠大意了然矣復爲忠恕作疏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文四個所求的正是所願的以此事君父兄而交友卽是以此所願的施之也方爲盡人而合道家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與此章正相印

此章只爲以人治人四箇字眩惑便葛藤不了愚意治人猶云教人蓋學術大總持在君子凡修君子之道者皆治于君子者也章內着三個君子字筋脈可會首曰君子以人治人中曰君子之道四末曰君子胡不慥慥爾總是揭個君子以爲標的君子以人治人者言君子教人去忠恕也君子之道四者言忠恕之道四也子臣弟友倫莫大焉故以四者言之也君

子胡不慥慥爾者言君子都是忠恕的見得君子教人去忠恕吾人受君子之教都要去忠恕也但看得以人治人四字明白一路葛藤不斬自清矣爲子臣弟友之人宜盡子臣弟友之道而道不外忠恕得之故曰不遠人君子教人只是要不願勿施照忠恕做去改其不忠不恕之習則此外無餘事矣無餘事謂之止卽合着道意非不肯責人之說忠恕二字渾看下施諸已二句正是忠恕註脚舊以爲單屬恕而謂非忠做恕不出悞矣違道不遠亦照上不遠看便明勿泥一違字別生枝節也

世人說忠說信說孝說悌總沒依據今直云把這所求乎子的去事父則明明有個標準反觀自得之矣君兄友亦然故夫子自說未能寔未能也卽下不敢之心兢兢自勉者也不是作謙連下一直看庸德固須行庸言又何須謹大抵驚遠的人行未得一尺言先過一丈若實証寔脩的人縱得十分造詣亦必曰譚何容易也下不敢不勉正是行不敢盡正是謹但看有餘二字便知謹的工夫連下言行相顧

都是一脈相生逐句卸下耳。非有層次也。

慥慥寔寔証寔脩之謂言着寔向忠恕裏做也。胡不二字口氣甚婉言君子胡有不慥慥的正夫子自勉意。石渠拾遺有云我致謹于言行如此凡為學之君子胡不言行相顧乎作勉人說亦有理註偶改胡字作豈字硬些而時說遂若夫子自贊矣。斡旋不來并欲改庸德以下都屬君子說再補夫子自勉意於末句下一字之差違碍若此。

君子素其位章

此章書如攢花簇錦一般橫鋪平抹層次無可推尋。側出轉生字眼不必扭捏如上節言富貴等項下節只言在上在下不相照一也。上句言正已而不求人則無怨下句又言不怨天不尤人人字添出天字來怨字添出尤字來不相照二也。且天人既已並言下節復言天不言人單說俟命一個命字如此錯綜可謂天花亂墜但要識取正已兩字為總意可矣。首云素其位而行正向此正已處行之也吾人自入世外邊的境遇順逆榮枯不齊都不由我作主獨此一

已。把柄在我。我要他正。他便着了。正了。無論世人顛倒。我不得。卽造物亦羅籠我不得。位有萬變。已無兩更。推排不移。豫養素定。故謂之素。猶易所謂素履也。是最平平坦坦的。故又謂之易。總之。只是一正已。能正已。故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自。言自我做得主。非逍遙閒曠之謂也。末引射而言。反求諸身。正與已字相應。着一失字。最有味。失對上得字看。戰兢惕厲。不自謂得。乃所以得之也。此聖賢着已功夫。非空談任運者比也。

素字有數說。一云質素。是無緣染意。一云淡素。是無歆艷意。一云平素。是若固有。若終身無加損意。數說皆相通。予獨指素履說。亦與數說相通。其外其字。蓋指位中之外。非位外之外。參之。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章

每怪世人影响。好說囫圇話。如此章明言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雖是借用字眼。中間必自兩字。煞甚吃力。固非由邇及遠。由卑及高。一步挨一步。漸次做去。亦非卽邇卽遠。卽卑卽高。把高遠作虛位。都併在卑邇。

書解
卷二
三十一
之中。而頓空階級之謂也。且妻子合。兄弟翁。父母順。謂之卑。邇則可。謂之即卑。邇即高遠。則自家而國而天下。尚有許多作用。如篤恭之天下平。至聖之莫不尊親。豈好合等所能盡的。縱道理混淆。會說得口頭。真滑于寔際上。總說不去也。須知高遠是高遠。卑邇是卑邇的。的不混。但吾人切寔工夫。則不可馳騫高遠。必須向卑邇上做。引詩及聖言。正教人向卑邇上做也。單單說卑邇。並無高遠夾帶。亦不必于臨了處。補出。至若舊說以好合既翕為卑邇。以父母順為高遠。則斷斷不通之論。決不可從。

鬼神之為德章

中庸一書都是教人存誠。首言慎獨存誠也。但誠字未經點出。於此章啓之。又自鬼神說來。最宜着眼。高中玄曰。此章不是言鬼神。是即鬼神。以明莫顯乎微之義耳。李卓吾亦云。指點出誠字與人看是也。看來此章鬼神亦不是說宇宙間寬泛的鬼神。都從人心不自昧處。指出即人心的鬼神也。鬼神兩字。只當一天字看可。鬼神之德。德字只當天命一命字看可。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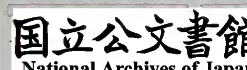
見弗聞。而體物不遺。宛然畫出天命圖。是不睹不聞的種子。而戒懼恐懼的大源頭也。三句渾看。不作轉語。亦不作層語。蔡虛齋曰。不見不聞。是體物之妙。不可見聞。非別有個不見不聞者。爲之體也。體字猶云作骨子一般。體物雖泛言。已是說人心有鬼神了。祭祀節指點極親切。使字極妙。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意。正人心之神爲之也。齊明盛服。就是存誠的様子。參之譚玉懷曰。人從陰陽變合而來。原與鬼神合體。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只因有生後。參以僞妄。便失却立命根基。惟承祭時念最真。非由作意。故此指點見微顯之無間也。引詩節亦不此別處。泛引此詩。本言君子謹微之學。不可度句。包弗見弗聞三句在內。極好印証。矧可射句極重。正惕人存誠也。遂點出誠字來。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微字顯字誠字。都就人心說。微卽不睹聞。顯卽莫顯。都就人心的鬼神炯炯不自昧處說也。譚玉懷曰。不睹聞之微矣。然念伏神與俱潛。念起神與俱現。此人心中一段。不可磨滅之精誠。怎拚藏埋沒得。君子所以慎其

獨也。本章言鬼神意蓋如此。解者說向造化上去悞矣。

印古心語曰：墟墓興衰宗廟欽，吾之良心也。良心者誠也。可作此章註疏。

舜其大孝章

聖賢不徼福如何大孝詳說獲福。或曰舜之獲福正所以孝親也。如爲天子父，以天下養，享其親之自出，保其親之苗裔，都是孝處。吁！以是言孝，韋布無權哉。或曰舜以德獲福，非福也。福歸于德，福亦是德。聖賢言理不言數，天之眷舜，乃本等受用。初不以福言也。抹殺福字亦有見。然於天親合一之原，德命闡通之故，槩未有睹也。則論孝茫然矣。須知吾人受形于親，卽合下受德于天了。七尺之軀，鞠育的是我爺娘，方寸之地，稟賦的是我大爺娘。記曰：孝者事天明，事地察，身體髮膚，受于父母，不敢毀傷，矧天生之德乎。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是此章言德意也。或曰如此，則德爲聖人一句足矣。何又以尊富享保言之。曰



此維天眷德而以德事天之旨也。栽培傾覆闡之詳矣。此章二節以下皆推開泛論。把德命闡通之故說得滿地天花。不粘舜說而句句是舜。不粘孝說而句句是孝。絕頂之談。論孝莫暢于此。而猶有以舜德爲顯親之孝者。卑卑乎不及格矣。曰。李。文。定。公。曰。受命於天。惟舜無作也。受眷于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父事天乎。宜其爲天之鍾愛子矣。雖然。以聖人之德。天子之貴富饗宗廟而庇子孫於孝無損焉耳矣。舜非古之中庸君子哉。

李衷一曰。大德卽聖人之德。或欲專就大孝上看。却泥祿位名壽。看來還在爲天子以後之福。爲天子者祿位固所自有。未必件件完備。合此四句看。分明有篤厚申重稠疊無已之意。

按孔穎達疏。篤字兼禍福說。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正與栽培傾覆應。舊說亦從之。又云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祿于天。下二句作受祿之實看。語脈甚順。勝註可從也。

詩云，并不受斗，兩邊却好，曰受。

無憂章

通章重子述爲是。父作只件說。如人家受父蔭的。不憂厥父。憂厥子也。下續緒成德。乃子述之詳。文所以無憂也。又須知武周不並重。本文單說以武王爲子。則所重可知矣。蓋家有長子。謂之家督。代殷有天下。武功爛焉。以惟艱哉。周公制作。則皆武王有天下後事耳。以武周並提。非旨也。

今且問文王之憂憂的甚麼。則知武王之述述的甚麼。詩曰。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烝哉。文憂止此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此武王代商本旨也。文王之憂。只在寧民。武王代商。以釋文王之憂。亦只在寧民。聖人征讓不同。其主於寧民均也。下文周公成德。亦正是成此寧民之德。詩曰。載戢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夫懿德孰大于孝。而以孝治天下。又孰有大于制爲。追王上祀。喪葬祭之禮哉。沈約辨聖有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

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位。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看出三聖人都是兼濟一念。極有眼。今看此章書亦宜提受命兩字作主。天之立君。本以爲民受命。云者受寧民之命。非因時取利而驟登大寶之謂也。玩一末字。何等低徊。追而後起。奉天不違。正是君子時中處。否則爲無忌憚小人的借口矣。

續緒一作侯封說。言其初只是恪守侯封。並無越望之意。接下當作轉語。一作王業說。書云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是也。此後人追論之詞。於前人心事自不妨。一作世德說。蓋積功累仁之事。余所謂寧民者也。較渾融得之一戎衣見不勞再舉意。使非紂惡既稔。何得容易。乃爾。卽此便見武王無利天下之心。顯名所以不失也。徐倣弦曰。言身則心猶歎焉。言不失亦危矣哉。言顯名亦見隱微有不滿處。文人筆舌可畏。非揄揚本旨。

尊富享保雖與舜同然在舜處則覺穩穩帖帖都是
吉祥善事。在武王處則覺發揚蹈厲有大作為意在。
周家世篤忠貞。武王代商出于不得已。宗廟享之。監
其不得已之心也。自古篡弑之奸不再世而亡。五代
朝君暮虜安在其為子孫謀也。八百年祚統武之子
若孫夫豈偶然因果之說斷斷不誣。

人君以寧民為德。有撥亂便不可無保治。撥亂以兵。
保治以禮。天理人情非禮孰為秩之。夫禮行而孝與
焉。使情順理安而風俗篤焉。故能引養引恬保至治。

而不亂。此文武未成之德。所以有賴于周公也。周公
多才多藝。就使武王未崩。周家大制作亦自必經他
手。但在居揖之時。則責尤重耳。愚謂武王得天下以
正。故公之制作有光。公之善述皆武之善述也。故曰
以武王為子。不言周公。武可括公也。

追王上祀。非獨以近遠為親疎。相其功德有差焉。觀
上續緒。只言大王王季文王可見。

按孔穎達疏。斯禮禮字。即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禮字來。下文祭以大夫。祭以士。皆是做上祀之意。而

使人得緣分以自盡。故謂達。重祭禮上。葬禮陪說。喪禮則因祭而及之耳。愚意追王上祀宜兩平。斯禮宜總承。王觀濤曰。追王不繫及。便有葬以士之義。上祀及先公。便有祭以大夫之義。較得之。然細看亦瑣屑。所謂達者。錫類之仁。以孝治天下也。渾看爲是。把追王上祀來擬合。反不見大意。若喪葬祭三項。則斷宜並重。偏側之法。便于剪題。豈正旨也哉。

武王周公章

通章以達孝兩字爲主。達字卽化裁盡變之意。下善

繼善述善字。正達字註解也。所制祀禮。正是繼述之善處。春秋二節。禘嘗之事已盡。未又兼郊社言者。享帝享親無二理。天子之孝也。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以論郊祀。蔽之矣。夫向也嘗。今也禘。向也社。今也郊。皆前王所未有。而武周順時因勢。本情理而爲之。非善繼述而何。故謂之達孝。亦可見時中一大篤譜矣。

按達孝別有二說。一作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之達。如祖廟註中天子七，諸侯五等是也。通章都作禮制之達。上下說不專指天子，或云專指天子，以下則自此而推之，甚是牽捏。一作貫徹通達說，通祖考通子孫臣庶，并通天地，無處不是孝思通達的，不覺糊鵠不可從。

志事相因。下文都是述事，而繼志在其中。

事物類考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謂三昭三穆與祖之廟七也。周兼文武二祧，故九廟。鄭康成註曰：宗器祭器也，與朱註異，可備覽。又曰：裳

衣設之，當以授尸，極是禮稽命潛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齋，思親志意想見所好喜，然後入廟，想見容色一語，甚窮渺可從也。

按註宗廟之禮，左昭右穆，子孫亦以為序，解極明朗，鄭孩如拘下文亦有宗廟之禮一句，都把作虛看。於序昭穆句內，兼祖考子孫二意，終牽捏，須知此昭穆一序，正示子孫以一體之義，世系不亂，便是敦睦大機括也。序爵外則公侯伯子男，內則公卿大夫士，辨

賢只就賢一邊說。不是辨其賢否。蓋以某事付某人。寔因某人諳某事也。豈不是辨別他賢出來。旅酬之飲。不是燕飲。是飲福之飲。註中舉解。非各勸其長飲也。只洗爵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將此爵往勸他人。燕毛。毛字只作老人說。以毛髮別坐次。詭甚俚。看來序昭穆等件。把親親貴貴賢賢與夫慈幼敬老。皆是治國的大規模。廟中都括盡了。所謂廟中有天下之象也。每下句宜拓開一步。說出大意。着眼。踐位節重愛敬二句。蓋上二節皆是愛敬行處。而此

則表其爲敬先王之所尊。愛先王之所親。見其爲善。繼善述也。愛敬之行。有禮樂以將之。禮樂又是因位而起。惟其位之易侯。而王故其禮則易三獻而九獻。樂則易六佾而八佾。踐位一句。是此節綱領。五其字指先王說。因時用中。不是將沒作有。下接以事處二句。極有力。說到此真可歌可涕。字字骨血。許多制作。都不是硬殼子矣。

敬愛雖兩提。須識得以祖宗爲主。

袁了凡曰。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故曰上。郊祭天祀其

覆物之帝也。社祭地，祀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

吳因之曰：郊廟之禮，出自武周特創。本上善繼善述來，必曰所以祀上帝，祀乎先者，蓋王者有這一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凝結于中，而無以自將。特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己者，只云報天地祖宗便粗。

禮與義不相離，語云禮以義起是也。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只還他義禮便了，不要雙纏說出禮義兩字，便見化裁通變之妙。正達字大名理也。治國句，贊其弘遠，都是寔際語，以序昭穆節觀之，可見大要。此章只以敬所尊、愛所親二意貫串，則知尊祖敬天、理物治民，都是一派流出的原無幽明兩項，豈曰鬼神難事，人民易齊，以難推易，而謂之視掌哉。痴人前固說不得夢矣。

說書卷之二 終

人與我亦以... 此章只

慧眼山房說書卷之三

閩陳慧生先生著

門人

林儒 鄧希顏

全校

王臣 朱衣點

哀公問政章

通章以修身為主而親親尊賢則其中大閑目學問
思辨行則下手工夫也五達道九經不越親賢二意
如君臣朋友尊賢也父子夫婦昆弟親親也等與殺
列乎其間矣九經首提脩身次尊賢次親親大閑目
已領出下敬大臣二句則自尊賢而推之子庶民四

句。則自親親而推之。亦不越五達道所陳。其括於親賢均也。中間兩着所行之者。一道用此。經亦用此。在身爲道。在天下國家爲經。道屬人存。經屬政舉。本無二理。這個一字。虛活點。關最是靈動。註訓作誠字。姚承庵直訓作仁字。看來誠卽是仁。至誠經綸大經。原是肫肫其仁的也。觀說仁。便說智勇說誠。便說明強字。字對針可見矣。若夫學問思辨行。則直渾承上三。近來側重困勉邊。勿分某節屬學利。某節屬困勉也。大意旣得。重仁亦可。重誠亦可。總之以脩身爲主。說仁說誠。一以貫之矣。

劈頭說個人存政舉。一章總冒子。大意括盡了。急以道字襯接。見得所謂人存者。其人之道存耳。這道字卽修身以道之道。藏仁字在內。以地道形之。正取其生生之意也。下說政似蒲蘆。乃發明上仁句意爲仁字。點眼。非冗速之說。蓋蒲蘆含有生機。遇地則敏。文武之政。原出自文武之仁。比如蒲蘆含有生機。一般以仁遇仁。生機相湊。豈不甚敏。此人道所爲貴也。反覆說來。只要說下節一個仁字。上下節相承。細玩便

見。其人存指文武也。文武豈可以臣言。只渾言文武之人。重君說爲是。觀下仁者人也一句。豐鎬面目儼爾未散。袁了凡曰。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未有能用之者。當有感召之機在。道卽五達道之道。仁卽三達德之仁。脩道以仁。非遺却智勇。言仁便包得智勇。言知勇則亦不過成就此仁而已。

自人存至此。總重一仁字。復推出親賢二意。爲下達道。九經。冒子下。不可不修身節。申上節。作一小結。首句脩身。只提起之詞。不可如註寔填出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碍下知人句。不好轉折也。事親卽人二句。最重。蓋仁以親親爲大。而義以成仁。尊賢亦爲大也。末句知天。則總爲知人而設。天卽禮也。照註作等殺。看自好。但宜單提一等字。勿把殺字來纏可也。時說泛作理字看。覺影响。又或打轉脩身。謂卽是取人以身。

之學終不免繚繞于上下文語脈大欠清順。把人當仁極搔出痒處。但以血肉之軀言人。謂卽人是仁。終費解說。鄭孩如曰。此人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人。當其爲父子時。便喚作父子之人。所以喚作父子者。以其仁也。若無個仁名。父子實不父子矣。是名之爲人。實爲仁了。故曰仁者人也。如此則凡五倫之人。皆仁之所在。而惟親親爲大者。以其爲人之最親。而愛有獨隆也。數語徹甚。且于修道以仁句。亦發得甚暢明。

義字註訓作分別事理。須在心之制宜上言之。若解做事物之宜。便是義外尊賢爲大。正在輔仁處見生字。只當發見字看。有出於自然。不待安排布置意。等殺處卽是禮。非謂生出此等殺也。所字貴着眼。按親賢二意。條理甚翻覆。修身以事親爲要。位置不移矣。而上言取人在修身之后。下言知人在修身之前。說來說去。參錯無端。須曉得交修並進之意。不可拘泥自生纏擾也。又近說知人作仁者人也。人字看。知天天字。從人字推上一層。作天命天字看。與下文

明善誠身相照。下文人道天道，卽從此天人一字領去。亦有理。然旣云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如此訓解，知人反似事親，不可以不脩身也。語脈欠順，從註爲妥。五達道都根着身字說，括以親賢二意，前已言之，提出五樣名目，不說出親敬序別信等道。所謂有物有則，人外無道也。兩言所以行之，不是三之外，又別有一，一卽三之粹然者也。吳無障曰：稍有虛妄，參入其中，這妄機便與天理相對成二，便不喚做一。故上而虞廷之精一，又上而天地之爲物不二，只是這一字。

不說出誠字來，極渾融。不則此處出誠字，終與仁字兩大相窒。此處直作仁字看，又於九經處費周折。文字有虛點之而負，寔點之而碍者，此類是也。

知之行之，只重知行上，不重生安學利困勉。且生安等亦只約畧頓漸之名，不必問其分別下處也。宋儒氣質之說，非究極之論，如生前之因，千生所結，生後之習，傳染所移，頓漸根原，未易縷拆。聖人爲困勉者，加鞭故，椎立階級，隨立而隨掃之，非實以階級言也。參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

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疏意亦云。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利矣。安能及其知之而成功一耶。疑問云。此節重困勉上。下節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

三近爲行達道而設。達道之行。卽行于天下國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道在是。經卽在是了。九經卽達道內之條。修身治人。原無兩件。數個知字。只共一個知。數個所以字。只共一個所以。並不煩推致也。觀九經處。又從修身說起可見。

經如經緯之經。以經言之。蓋統舉其大者。若其緯之。以文章制度。則有方策存焉。把九經直作方策所布。未是。陳北溪曰。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合來又歸一件。敬大臣。體羣臣。從尊賢說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從親親說來。而親親尊賢。又從修身說來。如此看。甚有把柄。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單覷着身上領去。有理。道立。猶云道凝。乃盡道之說。添出可爲民表。較落一

層不惑屬理不眩屬事。則有見蓋賢人論道大臣秉政道在事先故以理言之。此平日啓沃之功。格心第一務。古先王所最重。而後世不復行者也。至元老主張盈庭方可不亂。自闕大體。註中小臣不得撓句。最可味。

天下畏畏字言天下不言諸侯宜推開說。是諸侯擁護而內外莫敢侮意。

齊者純一明者瑩淨二字極重。是撰本澄源之學。盛服則齊明中之不可缺者。形神交揖。古人作繪垂裳

之制。有以也。非禮不動。動字推開看。凡百云爲皆是。

二句順遞。勿太鑿捏。統籠會意。以禮字作主。亦可。勸

親親者我親彼。彼亦親我。卽上不怨意。謂各親其親。

與諸勸不類。官盛官字。還是朝廷庶官。不是宰相屬

官。今且依屬官說亦可。盛字任字並重。盛而不任使。

是事歸臺閣。而三公反掣肘也。遠人該賓客商旅游

士在內。時說送迎指賓旅。嘉矜專指游士。嘉者因能

而授之任。矜者器使之不求其備也。亦可餘俱易解。

不贅

一字吳無障說解在前。

凡事節接所以行之者一說下言這個一不是襲取可能的。一還要豫非別有個豫在一前也。必言豫者只爲要說個明善工夫而吃緊催併之詞。又非謂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事親。事親豫於誠身。誠身豫於明善。節節有個豫也。言行事道四項亦只宜虛括活看。總是要演出一個豫字來。璀璨動人。聖賢道理充溢。文字大波瀾亦大。渠自虛者實之。精神滿幅。我却寔者虛之。瓜理一綫。曉人當自解。

信友獲上有同寅協恭意。不徒資其引援。順親順字。卽孟子書不順乎親之順。蓋反之孩提之初。而呼吸一無間也。子身親身原是一體。參以僞妄。一體分矣。作如此謬戾。如何順得。孟子以守身爲孝。亦此意也。明善誠身只一事。非先知后行之說。明非明曉。乃明淨也。洗淨這個善體。無絲毫夾襍耳。作明曉說。便似向事物上研窮。而知行作兩項矣。

袁了凡曰。此節與君子不可不修身節。互相映發。前事親知人等項。皆爲脩身而設。此信友順親等項。皆

待誠身而盡。前說思脩身不可不事親。則事親在修身之先。此說不誠乎身。不順乎親。則修身又在順親之先矣。前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則知人在順親之先。此說不順乎親。不信乎友。則事親又在信友之先矣。說得周密如此。

從明善明字。剖出擇執。從擇執兩字。剖出學問思辨行。可見知行合一之功。明善明字。不得專以知言也。吳無障曰。擇善工夫。正在固執上見。極有理。所謂飢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爲知之真。故守之固也。觀

擇執中央着箇而字可會。看來善何待擇。只是要擇個善。如云尋討本來面目一般。此善卽繼善之善。上言誠者天之道也。正是此個善。此善原是不思不勉的。任真而出。何假思維。信心而行。何勞勉強。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人。標出聖人來。非懸階級。正以表求誠之鵠耳。祝石林曰。不思不勉之謂誠。赤子不慮不學之良是也。擇善者。擇此不思不勉而已矣。固執者不失此不思不勉而已矣。若以不思不勉。推爲聖人分上事。而不復思其所不

思勉其所不勉。便失却本來。不可謂善。不可謂誠。袁
七澤曰。聖人說不思不勉。亦是不得已之言。纔擬議。
如何不思不勉。已是思矣。勉矣。學問思辨行等。乃是
以楔出楔。到得明強地位。與誠合一。向來功力。總不
相干。如置物篋中。忽已忘之。遠搜垣墻之內。殆徧矣。
一旦復得於篋中。政不閑搜尋之力也。數說參解。甚
微。都看得不思不勉。是善體。在聖非增。在凡非減。功
有頓漸。體無二致。可謂暗室一燈。楊貞復嘗以二詩
發明之。敬附備覽。

天道惟誠不用疑。却須人道始誠之。欲由人道歸
天道。應始先知覺後知。赤子良知原不慮。聖人中
道卽何思。此機日用人人是。認得真時更是誰。
一樣風光處處同。誰因彼此自分封。旣知飛躍皆
吾性。却謂愚柔有別功。氣質標題原宋語。誠明色
目自中庸。中庸宋語都推却。半夜聲來何處鐘。
從來兩誠者。兩誠之者。上屬理說。下屬人說。若依前。
當念聖人之說。則上下俱可以理言矣。吳無障俱作
屬人說。亦自直截。其言曰。天字不與僞妄對。正與作

爲勉強對。隱隱含下。不思不勉。意在言天下有一等誠者。此純是天用事。一切不事人爲。是爲天道。有一等誠之者。猛力善反。都是盡人事以合天。是爲人道。何也。謂之誠者。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也。豈非天道乎。謂之誠之者。是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豈非人道乎。

拈出學問思辨行。如醫家撮藥一般。烹服時只混成一個碗湯。無許多種味也。博字對下能字。不曰弗博弗措。而曰弗能弗措。則博非誇多。闢靡之謂也。審字對下知字看。慎字對下得字看。其義自見。明字篤字。上下相照不移。自不待言。下文百倍其功。正承弗措之意。而吃緊言之。結以果能兩字。都是一派相承說話。正困勉之事。而三近的寔寔落落課程也。故曰必明正應智字。曰必強正應勇字。合明強而爲誠。正合智勇而爲仁也。余所謂說仁亦可。說誠亦可。一以貫者。者如此。

自誠明章

舊說以性教分安勉。說誠明處。要極現成。說明誠處。

要極吃力而未二句，則判其同歸，此定旨也。但道理
渾融，徑直作一身說，亦無不可。所謂性者，以本體言
也。所謂教者，以工夫言也。吾人性受於天，本無不誠。
有誠，便有明了。蓋性中不滅之靈光，而莫見莫顯之
真知所由出也。這個明字，即是天命章莫見莫顯個
獨字。論本體，則此莫見莫顯的，從物與無妄而涵
論工夫，則此物與無妄的，從莫見莫顯而証。率性
功在慎獨，誠明明誠，即本體即工夫。性教兩字，允宜
以一身言也。末二句，指出誠明合一之妙。如楞嚴所
云：妙明明妙一般。孤山註云：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
而寂，曰明妙。指出二字合一來。而本體工夫，橫說豎
說，折說交說，無不融之矣。

尚友軒臆言云：至誠之道，其猶日乎？誠之者，其猶月
之望乎？其明復，則其體復。依舊說看，而指點極瑩，
袁了凡曰：天下學者，只有二病，稍窺見得性中光
景者，即謂色色現成，不煩修証。凡有作為，皆是外
道。更不信有悟門。此是執性尊信聖教者。又謂當
刻苦磨煉，盡力修持。全不信無為而成，不行而至。

之理。此是執教。皆非也。故子思分明指出二路示人。而發其同歸之旨。見得二路總是一路。按此。則自誠明句。徑重明字亦可。蓋外明言誠。則誠落頤空也。成甚麼性。自明誠句。徑重誠字亦可。蓋外誠言明。則明墮識解也。成甚麼教。於末二句合一之旨。亦順此等道理去處。正不妨月落萬川。處處負也。

自註訓作由。如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是起語。不是用力語。兩則字一樣直捷。註却說得一緊一漫了。

差些。

天命章說到位育。故教字主及人說。此章只說明誠。是一已分內事。則教字只好當學字看。勿因此以例彼。

唯天下至誠章

通章重盡性一句。下盡人性盡物性。總是盡性內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與人與物。築着磕着。性機運動。那一處不相關。而且搏掙吹噓。果是精無不貫。氣無不流。挈人物而游于一真無妄之天。故謂之盡。

慧明解 卷三
人物性而贊天地化育也。玩一化字。多少神妙在時。說謂化者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有。却太分拆。化育云者。育人與物之妙不可知。所謂化也。中間裁成輔相。作用處自不可少。然論盡則俱盡的境地。還在太源頭上包併。莊生藐姑射之言可會也。贊字果是有助。參字果是少。我不得。章首已言天下至誠了。于至誠上着天下兩字。便見是首出庶物。與天地參的了。着眼。

其次致曲章

楊復所曰。曲字如轉。一灣。徐玄扈曰。曲字如石壓筭。斜出。益至誠之人。天機條暢。是橫衝直撞的。其次則未免闕鬱吐。一真于羣妄之中。左牽右制宜。其曲也。然這個曲。竟是真機。在屈必伸。一往而達。楊子有云。途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曲能有誠。有其致之。端不誣也。下形著動變。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不能自己者。根心生色曰形。日新月盛曰著。由著而明。則精光益迸露。輝應及物了。故以動字頂之。動鼓舞也。變脫換也。化渾融也。人之修德。其始也欲去惡。

從善其既也。並善亦欲化去。所謂泥沙着眼不得。金玉屑亦着眼不得也。動變化雖事業上說。要在致曲身上見。玩末句能化二字。屬己身不屬民物也。當云動物變物化物。不可倒云物動物變物化。末句卽是贊致曲。猶云他不是個至誠。豈能如此。不必別尋個至誠來比並。餘說甚多。約畧融會。只此爲妥。孔穎達疏云。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化。如月令鳩化爲鷹。鷹之時非復鳩也。

至誠之道章

此章書細玩口氣。一滾趕下從舊說。以善不善頂上作禍福說。文勢甚順。而旣云禍福。又云善不善。字眼似重複。或曰言禍便有無限不好處。言福便有無限好處。只虛虛就光景氣象上說。似得之。而於前知之理。終欠把柄。從新說。則善不善。直作人心善惡說。所謂善爲福基。惡爲禍門。於理甚長。然文勢反拘拆。蓋碍在于禍福句一頓。言禎祥妖孽等項。皆禍福之將至者也。此處着知。不可謂先。先知者。知之於禎祥妖

孽著龜四體之先，則善不善是也。如此看來，與本文一滾口氣，大不相同。反覆思維，是說自優，但不要拘拆了禍福句。須知說禍福着將至兩字，便是有至有不必至了。其有至者，善不善之所成也。其有不必至者，善不善之所轉也。故禍福將至，數亦渺茫。惟善不善可以決之。此至誠所以前知，而操于禍福先也。或曰：如此則降祥降殃，儒者習言之，何必至誠且至誠？是有善無不善的，轉禍爲福之論，豈宜相加，而倘謂善不善屬之他人，則吾又不知至誠之轉移何術也。曰：此據理之談，而至誠盡人合天之所不能違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克念作聖，罔念作狂。至誠豈自謂有善而無不善哉？至誠，善不善極細，故其勘禍福亦極細。勘善不善之爲禍福，先極細，故其轉移禍福亦極細。就如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聖帝明王自不敢忽。君子晝之所爲，夜必卜諸夢寐。况昭昭禍福之幾乎？彼其福不敢玩，禍不敢恣。見理確而修德勤，至誠之爲知也。至矣。又善不善事或屬人，難道不屬至誠匡救的？古人戒雉雒，規穀拱，都是至誠轉移中事。至

誠前知。原不是空空個知。妙實有主張。幹旋在那裏。也。可見神以善不善判決禍福。誠以禍福先之善不善。判決神之禍福。而因以旋轉禍福。故曰如神。此是平平正正大道。故直曰道。而不言術與數也。顧涇陽曰。不說至誠之人。而說至誠之道。極是。凡今之庸人。于他人之是非利害。無不預先知之。只爲自己不在局內。無一毫我私參入其中。便自眼清。此卽所云至誠之道也。至誠前知徵也夫。

誠者自成章

此章書依蘇紫溪許敬庵說爲是。紫溪曰。首節爲成已。而發次節爲成物而發。末節則合上下言之。敬庵曰。成自成。而道自道。總自責成於已。然有已必有物。而物皆統於吾之一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一有不誠。便皆乖隔。此不誠無物也。故誠所以成已。卽所以成物。兩物字一例看。甚直截。但如時說。以次節申首節。以次節物字。申首節自字。單就已說。亦無不可。物之相物。我與物皆物也。只要識得物我同源之意。則上下截

看固不害其混同也。通章大頭腦歸重性之一言。本一而枝自貫。源合而流自會。成已成物。分拆不開。所以兩字最宜洗發着眼矣。朱子曰誠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又曰誠者物之終始。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個人在看。不字太吃力。而於自成自道之旨甚有理會參之。

袁七澤曰誠之在物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張彥陵曰不言始終而言終始。循環無端。見誠之未嘗息也。譚玉懷曰終始者終其所始。是有結果之義。謂不失賦畀之初也。亦得之。張侗初曰誠如人一身然。何謂仁。一身之血脈元氣也。何謂智。一處痛癢。滿身皆知血脈元氣之覺處也。仁智俱誠之別名。就成已成物而分疏之。不是推原。鄧定宇曰合外內。猶云無外無內。合者渾合之謂也。或作合外於內看亦好。但不要倒轉。且外內可以已物言。不可以仁智言也。索要斟酌。張文定公曰時措之宜。單指成物說。已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這個時字極妙。成物機樞都

慧明解 卷三
在於此。所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根一機。教化一切衆生。現作一切等衆生之事業。如響應聲。無有處所是也。點出這個時字來。便可會出所以成物的去處。隱隱有個智字。意在絕好註疏。不似後儒只說得囫圇話也。

故至誠無息章

通章重無息一句。下面說出許多功用。根原只在無息。猶天地處說出生物。許多奇觀。根原只在不貳也。引詩言於穆不已。卽是不貳。言不顯之純卽是無息。把上文旨意雙提。咏嘆一番。見其合一。不是推進一層意。着眼在所以爲天爲文。兩個所以字。聖天配合之源可知矣。

至誠兩字。只是聖人個名目。至誠無息者。言至誠之心。其真機無時息也。是一句渾成話。註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覺初截了些。久者總計不息之名。連上句一氣下。不要痕跡。并透下徵處。亦不要層次。中間歷悠遠等件。而及于載物覆物成物。以配天地。承接次第甚明。但就本文通過。別不要生枝節。也不見不動。

無爲。渾看爲是。卽夫焉有所倚。意分屬天地不可從。徵字有妙理。旣言悠遠博厚高明了。豈無種種作用。而曰不見不動無爲者。無息中之經綸。依然杜德機也。今且看徵字與見字動字爲字別在何處。張侗初曰。天地不貳。見之於河嶽日星。昆蟲草木。日發生而無盡者。天地之不已也。若以於穆爲不已。則天地之生機寂矣。至誠不息。見之于博厚高明悠久。變化而無窮者。至誠之不已也。若以不顯爲不已。則至誠之妙用掩矣。蓋發乃是未發成物乃爲自成。從來本體。未有不見之作用者。至誠許多作用都是本體流行處。故謂之徵而不落。見動爲也。後儒侈談事功。如脫枝之葉。與本體絕不相粘。烏識徵字之義。無爲而成。以上大意已完。復說出天地來。與至誠映照一番。節節相應。爲物不二。與無息應。博厚高明悠久。與悠遠博厚高明應。萬物覆萬物載。與載物覆物成物應。不貳貳字。不是數目。是夾襍不渾粹之意。不測者。生物之妙。不可測也。應上不見不動無爲意。博厚高明悠久。明說天地之道。便不是法象。是從儀象。

書取解 卷三 三
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以化機言之。所謂小德川流者也。下文說山說水。都是天地生物處。言載華嶽振河海。是其義也。

昭昭而日多。見無處而非天也。卽此便有難測意。及其云者。非積累之說。猶曰論其全體云爾。姚承菴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至誠只是合天之命耳。故引維天之命來。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通是文而不息。則久是文之所以爲文。此不顯二字。卽首章莫顯乎微微字。與上於穆同一幽深玄遠之意。改作

豈不顯哉。悞矣。按承菴此說。文字正與微字相應。或就一心經緯言。則直論本體。又不俟先說外邊。轉說入向內來也。亦可從。

吳因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直貫至純亦不已。不宜另說起。蓋德至不已。是最上一乘境界。然惟純則亦不已。無二無雜。卽便無始無終了。總就德說。若云文之純。亦如天道之不已。便差。

大哉聖人之道章

通章以尊德性句爲主。道問學。正是尊德性工夫。道

由也。謂由此以尊之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而知。敦之而崇。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末節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往不宜。則德修而道凝焉者也。與首言道待人而行相應。

盈天地間皆物。則皆道。自地以上。皆是物之彌漫處。則皆是道之布護處。發育兩句串看。峻極就發育上見。非兩截事。下三百三千。正指發育的實際言之。謂之優優。見所謂洋洋者。不是空殼子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可作此兩節註疏。

解大紳曰。發育萬物。是聖人裁成輔相事。經屬聖人說亦好。且透下禮制去。亦直捷。

優優。明說大。不得說小。三千卽三百中之曲折。行道凝道。無兩項。於此凝。卽於此行。便見不是才情播弄的。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每句中似兩意互足。然理實相貫。袁了凡曰。性體卽廣大而洞徹一塵。卽精微而括包六合。致與盡工夫。一時合用。非判截也。程子亦云。

不極乎高明。不可謂中庸。中庸者高明之極也。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看出合一之意來。橫說豎說。又何不可。溫故知新。知由于溫也。敦厚崇禮。敦所以崇也。作兩截工夫。不是。故者猶云故物。指性體言。厚亦性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故須敦。老曰。禮者忠信之薄。道之華。而亂之首。都爲不能敦厚。便流在器數之末了。如何崇得。不驕不培。下二章有發明。不贅。

說出足興足容來。許大作用。而括之以一言一默。直恁平常。看來君子樞機。惟言與行。而言處作用實占得多。其與世相摩相觸。亦惟言處占得分數多也。書曰。敷奏以言。記曰。先資之言。子曰。言寡尤。祿在其中。又曰。有道危言。無道遜言。聖賢談理切寔。故指出興容于語嘿之間。吉躁閑其養。禍福介其機。言顧不重。歟。時說興容。都說向張大玄渺上去。竟屬影响也。明哲明字。卽明德之明。哲者明之照机也。是從性體放光。不是從世途偷眼。然而世途逢吉之術。竟未有

如性光之爲恰者。學問以入世爲大。義易一書。聖賢有憂患焉。福輕禍重。正不得諉爲適然之數。保身之說。宜其合上下治亂言之也。就入世無虞說爲妥。近作以道成身。保字卽完全無虧之意。照上凝道凝字看亦得。然意見拘些。且以下章灾身處反照舊說宏遠矣。

按此章先輩都重禮說。甚有理會。觀劈頭自發育說起。而收拾在三百三千。則本章之重禮可知矣。邇本于性。是此禮大源頭。其假途問學。而有致者盡者。極者。道者。前所云尊性工夫也。德合其所爲尊。則皆吾故物。日從事問學以尊之。則新知日生。凡此皆以敦吾厚。而崇此三百三千之禮耳。言崇者。合于德性而尊也。下不驕不培。足與足容。正禮之所在。所稱明哲保身。正用溫故知新之明。而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甚直截可從。

愚而好自用章

通章葛藤。只爲首節錯看。做三項。不知生今反古之人。卽是自用自專之人。而自專之人。又卽是自用之

人病根在一。愚字照上。明哲看便見。明哲便爲下。不倍。愚好自用。便不安于賤。而好自專。些小聰明。跳躍不禁。邪說橫議。動引古昔。托于渺茫。不可知之鄉。實把復古的名目。爲護身符。以便其胡行亂走。若春秋戰國時。處士行徑。可鑑也。故夫子劈頭罵他愚。看惺惺僕子。不值一文錢。已雷轟胆喪了。又鞫出他伎倆。只是靠着反古。殊不知今有今世。王制凜然。議禮制度。考文。非天子孰敢干之。奉出天子來。極鄭重。本章大旨。重在賤不可自專。非天子節。正言賤不敢專也。遂以今天下言之。把王制說得堂堂皇皇。要認得是盛世之思。不可錯添入衰世之感。透下文義。一片相連。側重在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句。觀一亦字可見。不則孔子大聖人。也有德無位。尚安于賤。而從周惟謹。夫其說夏學殷。豈無可以標奇反古者乎。信乎賤之不可自專。而爲下不倍。明哲之所以保身也。制度者。制爲之度。度如車旗宮室。衣服貴賤。有等之類。下言同軌其一也。同倫倫字虛看。不是五倫。是禮中秩然有序意。有宋存焉。其禮存也。對上徵字看說。

個有宋存。則其存者亦無幾矣。夏殷且然。何況邃古處士以古譏。今可見。只是馬扁。

王天下有三重章

前章為在下位者言。故重位。此章為在上位者言。故重德。大旨重本諸身一句。而時說泥無徵不尊二意。遂以德位時三平言之。豈知無徵不尊。乃反照之詞。惟其無徵不尊。故善不得力。今日王天下者。則明是時。王建極了。有徵有尊了。所憂者無令德耳。文義甚明。具眼自見。故於劈頭處說個有三重。這個三重是

王天下者。所固有的。何消說有有之云者。道不虛行。本諸身而後有也。本諸身徵諸庶民一串看。正以本諸身者徵之。添入位時。不是下文備言制作之善。而括以言行。最是寔際語言。行者身之樞機。君子宰治在。身上運經綸。不在義禮制度考文上彌防打點也。末節言如此有譽。此字正指本諸身而言。居上位而本身徵民。是不敢飾民聽睹。是不敢輕易制作。以一切機權。把持天下。蓋篤恭天下平之上理。而修德行道之極思也。故曰居上不驕。

徵諸庶民。徵字極妙。三重不本諸身。則外面制作。都是愚民罔民的。把如何與民作趨向。惟有本諸身。纔可徵諸民。今說這個徵字。且不要便說民信從。只粘上句說下。屬君子身上看。透下面可考。可建。可質。可俟。一派相承。直趕至有望不厭。終完得徵字之意。纔是個民信從。而天下之所以寡過也。王聖俞曰。章中道字最重。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拘拘形迹上擬合。俱以理論。所謂道也。蓋道字雖指三重。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而指制作之精神言也。若於迹上求合。豈能一一盡同。

曰考曰建。曰質曰俟。只形容無往不宜之意。焦漪園曰。其制作之善。謂天降地出。可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謂鬼設神施。可謂我洩鬼神之秘。可謂我率由先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說得字字負爽。一洗滯障。

知天知人。是本諸身內精蘊。前說本諸身。已包含在

裏面了。此只點出以贊其妙。承上接下。要捷于取勢。不要作推原說。梗碍語脈。動兼言行。道兼法則。註解自明。遠近二句。卽就天下中抽言之。所謂世者。贊其可久也。勿泥此一字。以當時後世分。黃貞父曰。遠近亦不要分地域。只是隨在皆親意。如觀絕代佳人。遠近皆佳。上章斥出愚字。此章讚出知天知人知字。正與明哲意應。

仲尼祖述堯舜章盡同

吾人以凡窺聖。如以管窺天。豈能測知大聖人舉足下足所在。今只憑子思子數言。體會便見大意。蓋子思子極力贊仲尼。只是說個大字。極力贊仲尼之大。只是說個與天地合德。極力贊個與天地合德。只是說個祖述憲章四語而已。這四語實實落落較可理會。大意都打盡了。下文說天地。乃不過形容之詞。中着敦化一句。隱隱金針度人。然不可作推原說。反失却渾成語氣。以通章語氣。只是贊其大。非推原其所以大也。贊其大則所以大在其中。推原其所以大則

說破無餘味矣。時說每着推原。如云並育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句。是天地之所以爲大。又云小德川流。是天地之大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作此等語。不勝憤厭。豈知並育四句。閑閑遞下。所謂小德大德者。只就並育並行中。一分一合言之。一氣閑生。趕到末句。並不費手脚。並不費回頭轉腦。於所以爲三字。要想出遠神。切莫粘帶。畱塞虚空了也。又須知贊天地。卽是贊仲尼。鏡花水月。絕好贊法。參之。

余平生最不喜說影响話。祖述憲章。註以道法分屬極的當。但須曉得法卽是道耳。至上律下襲云。是法其自然之運。因其一定之理。亦儘明暢。蓋寔寔落落。在天時水土上說。非如今人丟却天時水土等字。單以自然一定四個字了帳也。陳北溪曰。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意非不是。然却把天時水土等字。輕輕丟在一邊了。徐玄扈曰。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皆負。故曰上律當如此。定如此。當如彼。定如彼。其守甚方。故曰下襲。其理一也。意又非不是。然益把天時水土等

字。丟在東洋大海裏去了。一虛百虛。影响莫有甚焉者矣。愚意律天時的。的的是律天之時。如易云先天而天不違。後先而奉若天時是也。時字所包甚廣。彼仕止久速。特因時之一端。天時自是天時。非可徑以仕止久速言也。水土兩字。合來只是地之一字。然不言地而言水土者。地之理盡于水土也。管子水地篇言聖人之治世。樞在水。其別水甚詳。周官職方氏記九州之異。物產人情。悉載其中。其別土亦甚詳。是知君子素位敦仁。經邦化俗。咸必由之。襲水土。的的是襲水土。朱子引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之類。雖粗淺於理。較近。今只解作卑法地。已是糊鶻了。况并作借用字眼。一味談空去也。子思子印泥畫地之談。爲影响人打混久矣。

袁了凡曰。祖者斷自唐虞爲始也。述則不作矣。細看述有闡揚光大意。漢註曰。憲法也。章明也。解極朗簡。端錄曰。律如六律之律。天時之運。無一息之停。必法之如律。然後妙契。否則粗矣。近連下襲作範圍參贊意看。亦好。又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兵法攻其

無備亦曰襲陰符有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語雖不駟可參襲字之義

四時日月天地之官也錯行代明正覆載內事不可兩平並育承覆載並行承明行看爲妥以並行句觀之則錯行代明重在代字錯字行明兩字輕些敦化川流非有兩個德敦化在川流之前川流之後川流之中三合無際流處正是化處而有敦者存焉空在色裏敦在化裏也且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用各不同這是川流若看到渾淪合一處無許多條件也敦化之義依稀可想

鄭孩如曰道卽物之道也以本物言曰物以物理之流行言曰道蔣道林曰天地間有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情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謂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是道卽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在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亦一見可參

按中庸一書子思爲明中而作未發已發之義淵乎妙哉其言之矣卽於次章接以仲尼時中之言明以中之統屬仲尼也以下發揮至道把古今穹壤演得簇錦攢花總爲中字點綴東風面而其德備於仲尼故茲以仲尼言之首提祖述句極宜着眼是中所自始也文武之法則皆本此中而行之者天時水土律之襲之有範圍不過之意亦是用中川流敦化則已未發之謂也此二語是子思子作中庸大本領處家學淵源掩映千古參之

唯天下至聖章

此章書無可分截但就本文遞過便得大旨重在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二句下仁義禮智卽聰明睿智中所涵之德其容執敬別卽有臨中事也這個聰明睿智乍看之似偏屬智一邊而謂兼總四德者虛靈之體人受乎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卽大學中之明德是個敦化大德非如文理密察等對寬裕溫柔等共湊十六字爲川流之德也看來朱子所疏明德數言極可作此節註疏而此節註乃云聰明睿智四者生

知之質不及多矣。足字是十分完滿之意。本文自以
溥博淵泉。時出六個字。疏之極。暢溥者裏面充寔。博
者外邊開闊。淵訓靜深。止水爲淵也。泉訓有本。原泉
混混也。淵泉兩字。是借用。不是取譬。合此溥博淵泉
四個字。只描得足字一個字。而其妙又在時出。時卽
時中之時。容執敬別。個中妙用。應變無方。不可窮也。
又須知時出與溥博淵泉無二境。無二時。如已發之
于未發云爾。遂粘此出字。演個見言行來。見字本該
得言行。袁了凡曰。見如見龍之見。卽聖人出而萬物
睹。意說得有氣象。時說以容貌言者。拘也。敬信悅尊
親。是一套說話。非有淺深。大要當提中國作主。凡有
血氣言民而物在其中。所謂尊親亦以性量言語云
親生之。君成之。則凡生成于至聖性量之中者。皆尊
親。至聖者也。至聖之有臨如此。末句配天是贊詞。細
玩本文口氣。自聰明睿智句直趕至此。配字意。總承
全章。不只單承末節。又不可倒提配天起來。跌按故
曰兩字。反似此章爲配天作註脚。大謬。大謬。索宜斟
酌。

書見解 卷三 三三
睿屬動。以研幾言。智屬靜。以寂照言。書云。思曰睿。睿作聖。易曰。智以藏往。蓋睿本于思。而智妙于藏。動靜之義可見矣。

唯天下至誠章

此章書妙在末一節。似贊非贊。當於固。聰明。聖智。達。天。德。八。個。字。中。通。得。求。誠。消。息。不。可。灰。在。句。下。錯。認。做。讚。歎。至。誠。玄。妙。語。也。子思原天立教。極是批根之談。開口說天命。臨了說天載。中間發明天德甚備。而要不外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之兩言。是知天德原

不是昏昏沉沉。可以摸索的。又不是閃閃爍爍。可以擬議的。除却聰明聖智全無入處。然靠着聰明聖智。一味潑撒。又早是落見聞思慮窠。曰裏了。便是有所倚了。上文個倚字。下文個固字。正對針。張侗初曰。有倚是假。無倚是真。真實不虛。所謂固也。可見至誠是個聰明聖智。達天德的。故曰夫焉有所倚。鴛譜金針。和盤托出矣。

論至誠本是達天的。而先從經綸說起者。書曰天秩天叙。經之所在皆天也。外却人倫。有何天道。蓋子思

針砭隱怪。大意盡于道不遠人一章。而稱子臣弟友。與夫婦。湊作五倫。下面說大孝達孝。以及五達道九經。三百三千之屬。無非爲此經綸大經一句註脚。此一句收上數百句。下文說個固聰明聖智。正要人在人倫日用上。實証實修。不逞浮巧。不生狂慧。如夫子之所云庸行庸謹。做成慥慥君子。是其義也。但這個經綸。不是外邊零碎做得。落根處還有大本。卽上所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涵于性。性原于天。天命之謂性。又須知到化育。方是窮源學問。故本文層層剝入。至于知化而後已。知化者。達天者也。知字與立字。經綸字。都不費力。都是一串渾成道理。而備寫至誠能事。則畧分做三項。如此。非有三也。末句無所倚。卽就上文內意。渾看不是推進一步。

肫肫節。是卽無所倚而狀之。肫肫其仁慈祥之至也。淵淵其淵深潛之至也。浩浩其天空洞之至也。分配經綸三句。而理本一貫。肫肫淵淵。究來只是浩浩。上章言聰明睿知。此章言聰明聖智。聖卽睿也。書有睿作聖之義。合二章觀之。聰明聖智。其爲天之所珍。

也。審矣。以固達天倚也。云乎哉。

詩曰衣錦尚綱章

中庸以天命提宗。到此章復以天載收局。前後照應。所當着眼。首提闇然日章。是通章冒子。闇者微也。微者獨也。闇然如今人說暗地裏自家做一般。故下文說出謹微內省之學來。猶前所云慎獨。袁了凡曰。吾人一身。不過視聽言動。首章言不睹不聞。此章言不動不言。盡之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卽所云戒懼二句。最重內省之學。正在此。所謂闇也。至不賞勸。不怒

威而篤恭。天下平。所謂章也。天下平。猶前所云位育。節節相照。細玩便見。此本是合天學問。至此性完得。天命之性。故以無聲無臭言之。蓋章不離闇。上章言固聰明。聖智而達天德。已開其端了。把許多賢智隱怪無忌憚的小人。都向闇然二字裏抹殺。

此章書余所不解於舊說者數處。如淡簡溫六句。註云。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又字怎麼解。此舊說。所以有爲已知幾。分作兩項之訛也。按朱子有云。如此淡簡溫。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故字又怎

麼解豈非謂小人逐外。則此幾不能知。而君子務內。則此幾能知之乎。細玩此說。亦有理。然何如刪却故字。直云爲已。而燭其幾。一直看下之爲經也。王觀濤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所謂德也。知三者可以入矣。以淡簡溫三句爲闇然之寔。以遠自微三句爲示人闇然下手工夫。上下兩截。不強作粘搭語。尤爲快爽。又如潛伏四節。前二節上云人所不見。下文不動敬不言信。正是內省工夫。上虛下寔。非有兩路。易明也。楊貞復嘗提此說。極了當。而舊說分作動靜存省。悞矣。後二節說到不賞民勸。不怒民威。已是登峯造極境地。而舊說拘勸威二字。謂有勸威存焉。還未是天下平。然則所言天下平者。果能泯却勸威。而渾若標枝野鹿然乎。恐古今以來。無是理也。且不賞不怒。亦何嘗無賞怒。五服五章。五刑五用。必欲廢之。堯舜不能。但就敬信處。斡化機。則雖有賞有怒。依然是不曾賞不曾怒。故謂之不賞不怒。若夫民下勸威。則化機所格。自有不能無者。姚承庵曰。恭卽敬信。篤恭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王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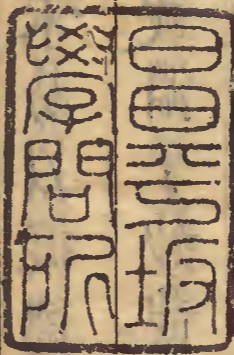
濤曰天下平卽跽上不賞不怒言之。明是結束上文。非有淺深兩層。至末節三引詩。又同一例。非有低昂。王觀濤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正以暢周詩不大之旨。非抑之也。可見有倫之言。亦以暢德。輶如毛之旨。蓋德超于倫。而毛猶有倫。于輶字之義何居。明是形容不盡。不得已而借用字眼之詞。何嘗徑以毛擬德乎。子思子蓋謂德至篤恭而天下平。則超聲離色。迥絕倫類。游于虛。合于漠。渾是天載了。故詩一曰不大聲以色。正爲聲色之以化民末。故一曰德輶如毛。正爲毛之有倫。未易以擬德。輶故到此地位。恰合着無聲無臭之天載。淵乎妙哉。遂擊節而贊之。曰。至贊德也。非贊詩語德也。舊說于三詩。前貶後揚。錯把不大爲小大之大。認作尚留些子。而如毛如字。認作寔寔落落。以毛擬德矣。癡絕板絕。豈不令人笑殺乎。淡簡溫合。不厭文理是一串。非兩截。總是形容闇然之義。其曰章意。則直至天下平始見之。說近自兩字。都爲要說個微字。微中有顯指獨知而言。歷歷孤明。炯炯不昧。正敬信之源頭。而本體工夫。

一齊到者也。故下以潛伏孔昭証之。卽是莫顯乎微。之顯。勿說內外邊去。舊說以微頂近自得矣。以顯頂風遠。正倒成文。忒無意味。君子不可及。照後盛德大業看。湯霍林曰。聲色化民。末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

大學標心中庸表性。只一慎獨。切莫爭競。

說書卷之三

終



大學問所

